

仁祖大王實錄

卷之四

0205294
4.50



20525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7.2.1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仁祖大王實錄卷之四

天啓四年^上甲子正月朔丙辰白虹貫日○命革罷淮陽府使所兼防禦使

因本道暗行御史陳啓備局請罷故也○丁巳政院以元朝日變陳啓請盡寅

畏之實 上嘉納○戊午以李曙為京畿監司金時言為副修撰尹煌為應教

召開城留守李貴為議政府右贊成○憲府啓曰 聖上深念民瘼減損御供

而 大妃殿進供之物一無裁減臣等固知聖意之有在而其中供上紙為弊

最巨且不切於日用稟達蠲減固無損於 聖上盡孝之道而其於便民則多

矣請限西邊事之一體蠲減 上以 慈殿進供之物不可裁減不從○己未

戶曹啓曰今春等頒祿當用米一萬五百餘碩豆四千六百餘碩而目今廣興

倉見儲之數米僅八百八十碩豆二百三十碩而已不得已以別營米二千餘

碩除出參用而百官祿俸皆減半題給之意敢啓 上曰知道○上書講大學

于文政殿○庚申 上書講大學于文政殿特進官李貴曰臣曾往松京時得

拜元子金聲玉質迥出尋常而必使左右前後皆正人然後可以輔養若一番

講學而即入深官則恐有十寒之漸也承旨金自點曰今雖未及准封不可不

豫為輔養必使如金長生張顯光朴知誠等常常輔導可也貴又曰版曹郎僚

必須一一得人分授責成然後可以辦事宜令判書自擇郎官分掌八道叅判叅議各掌四道且魚鹽之利不可廢棄官家堤堰限三年盡屬國用何如知事鄭擘亦曰官家所占魚鹽蘆田並宜限年革罷以補國用不許貴又曰中朝將有行查之舉君父受誣辨白之舉何可少緩擘曰光海時只以捨兄立弟為言而即為之洞辨今此反正之舉正大光明萬世有辭而特以孟推官之搆捏至有科道之言不可不急急洞辨也 上曰問于大臣處之備邊司回啟曰此事至重固當有專价奏辨之舉而繼聞天朝閣臣該部論議已定事勢已順故姑寤其議矣及見奏聞使狀啟則孟推官搆捏不測之言極為痛惋今日奏辨在所不已請專差重臣賫 大妃殿奏文政府申文趨速發送 上從之○辛酉上書講大學于文政殿知事吳允謙曰請於大學進講叅觀或問以為講究旨義之資又曰成運褒贈之事曾已陳達而至今寥寥運是高蹈之士操行卓異一生足跡不出山門累徵不就儒臣李滉以為高於曹植遠矣 宣廟特加禮遇及聞病革醫問交道 先朝優賢之意可見矣叅贊官李廷樞亦以為合有褒贈 上許之○全南道暗行御史張維復命條陳大同新法利害及民役海防驛路魚鹽立案內奴抄兵等事備局覆啟而事多不行○壬戌下觀象監

當直官負于義禁府本月初三日夜一更西方有赤氣狀甚殊常人皆見而驚駭而當直官負不為登臺候察故領監事啓請治罪○弘文館上劄請遇災修省 上嘉納之○時毛都督軍兵遍滿西路禍及鷄犬朝廷恐有意外之變請令伴使李尚吉懇諭毛將令除出其不合戰用者入送登州從之○日暈兩珥暈上有冠色肉赤外青白氣一道起自艮方圍天而指南方良久乃滅夜一更東方巽方西方有氣如火光四更南方有氣如火光○癸亥夜三更巽方有氣如火光四更五更艮方巽方坤方有氣如火光○甲子夜水星犯軒轅大星○乙丑 上晝講大學于文政殿○丙寅 上晝講大學于文政殿○諫院啓曰凡臺諫受耳目之寄國家秘密之事宜無不與聞而近來凡軍國大小刑獄之事全不聞知雖欲隨事糾劾亦不可得請令注書撮要書送于兩司城上所如有慢不舉行者從重懲治後之又啓曰新歲省覲雖出於情禮之不可已而承旨史官未入之虞或有族屬私謁之弊納侮之漸不可不防如有敢行干謁者摘叢治罪 上答曰族親雖令入侍有何納侮之失乎親親之道固不可廢也又啓曰統制使具仁望為子弟營造家舍於鶯島至叢於御史書啓中所當恭疎朝廷慶置而乃敢偃然狀啓飾辭自明有若與御史爭辨者然其縱恣無忌

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 答曰因御史書啓辭職似無所失矣○丁卯 上
省親于啓運宮○備邊司啓曰頃日李貴守松京時募兵多至二百六十餘人
稱以御營軍人皆樂趨而李貴未幾遽任非但已募之兵還散可惜本府當為
異日親督駐蹕之地治練軍兵尤不可忽請以李貴仍稱御營使而新留守趙
存性稱為副使仍依李貴約束更加募集其所募軍兵留守親自領率作隊操
練以備緩急 上從之而不許御營使事○副提學鄭經世應旨上劄請寬民
力以悅天心其一大同創設之後各邑出役尚如前日有異於立法本意宜一
遵事目所納綿布升尺既已定式宜禁斷其過濫者且步兵價布當此木花大
無不可遵行舊規亦令兵曹減定升尺以便貧民其二講節用之策行薄斂之
政自上祭享御供下至百官廩祿并宜裁減至於各衙門軍官亦令權罷其三
諸般逋欠令諸道悉加蕩滌其四西戍之兵宜專責兩西姑停徵發南方 上
嘉納之仍下廟堂議慶廟堂請行其言惟各衙門軍官不可輕罷宜量裁支給
之數後之○戊辰太白晝見○以趙誠立為司諫○已巳 上書講大學于文
政殿○京畿監司李曙上劄請申飭宮城內外以重侍衛且明賞罰以嚴軍律
上嘉納之仍下該曹兵曹回啓曰伏見京畿監司李曙劄辭無非憂國之血

忱三營布置之策極為詳盡本曹與扈衛大將相議一依劄子事宜施設為當

上從之○憲府啓曰凡奴婢決訟掌隸院主之而近來內需司別作詞訟衙

門任意處決直為入啓種種弊端職由於此請自今專委該院無令內司干預

上從之○月有交暈白氣如虹貫暈○庚午 上晝講大學于文政殿○日

暈兩珥白氣如虹太白犯牽牛第四星○文化人張後翼為造扈衛大將印信

被捉於捕盜廳命集示○特命以李時彥為右贊成先是吳允謙白於筵中曰

右叅贊李時彥年今八十清白一節鮮有其比頃在先朝選清白吏四人而今

獨李允翼及此人在耳年八十陞秩自有法典而必其家子弟呈疏乞恩然後

有恩命時彥則必不使子弟陳乞也 上曰如此清白之人錄用其子孫可矣

允謙曰時彥無嫡子只有孽產矣叅贊官李廷讜曰光海營建宮闕之時士夫

家無不使奴立役受價而時彥則曰縱不能止之其忍助而成之耶雖值屢空

而終不為之矣 上曰凡人少時雖清白至老不變難矣廷讜曰 上教是矣

許潛初雖被抄於清白晚節頗有人言云 上曰予曾聞之時彥在行朝為臺

諫時守令有贈扇者至叢於避嫌中云非徒年高其清白可尚欲擢拜右贊成

如何允謙力贊之故有是命○壬申前教授文晦許通李佑前僉使權珍前叅

奉鄭邦說忠義尹安亨許通韓訥等詣闕上變即推鞠於闕內晦供稱尹仁發以臣父死非命心必怨國上年七月間語臣以自中陰謀曰武人成佑吉首事而吾輩五六儒生鄭焯鄭燦成伯者鄭邦說等托以隸業聚會于仁城君隣家夜則入謁謀議語及推戴則頗為遜避曰君輩第成大事云臣問大將為誰則曰李适舉義之日還家憤慨至於垂淚曰吾為人所欺乃作此事自是有不軌之志與韓明璉三父子及鄭忠信同謀其子稱與鄭焯鄭燦稱以遊山周行外方締結同事之人安邊倅丁姓人亦知其事云臣即密告于諸勳臣以往復書札為證仍求見其同黨則曰李梅方以事下鄉從當相見且令臣措備戰服所用虎紋段臣傾家買數十匹以副其願未幾仁發下往忠州留書相勸旋聞仁發朝霧中遇盜死於利阜峙此人既死更無調知之路欲見鄭焯等更加探問尋往其家則其父仁榮遇之甚款多發怨時之言其後諱而不見蓋疑臣覺其情也臣曾知李佑與鄭焯鄭邦說等相熟往見李佑細言仁發凶謀及見欺仁榮之狀使之探得其謀為佑即許之與邦說潛相往來一日勢邦說來宿臣家邦說作怨時之詩使佑足成既而疑臣與李佑有上變之意故臣等恐事泄先告云李佑供稱為文晦所敦迫頻頻往見邦說故為亂言以誘之則遂盡吐其

情曰李适韓明璉鄭忠信李楹等方連結舉兵而前秋有人投書于洪承旨家
言李适鄭仁榮柳慶宗謀反而洪承旨示其書於慶宗故适等大懼反謀益堅
云又有韓濬哲者希吉之孫素與相善招臣同宿於尹安亨家語臣以謀計要
與同事臣即陽許遂招安亨等會議而使權珍文晦察聽安亨曰竒自獻自反
正初與李時言已為此謀使李愔論主上命數且與一王子會時言家以銀
子二千兩付時言一千兩付佑吉或募都監兵或招集徒衆同叅者成俊吉玄
揖鄭忠信柳斐安玏韓明璉韓謙金復性韓誠李文賓五子權忠男子以均必
均成孝良及其子哲韓頊尹商招許我韓興國韓昌國金克銓金克銘而文臣
全有亨尹守謙李用晉柳公亮等亦預其謀韓昌國興國李光濬慎得智等自
獻投凶檄時號為十三學士者也時言告變非其本心以得智漏泄其謀故恐
事覺先告李有林等以自取信而已其謀猶未已也全羅兵使尹璠即王子君
之切親故約以領率赴西軍上京仍以舉事適璠不差領兵之任故事遂沮近
日自獻連遣金鉦南瀛趙希亨于時言以促師期有亨守謙等遣鄭焯于明璉
使殺本道監司遣韓明哲於玄揖使圖元帥已鑄御印藏于王子家矣韓誠嘗
夢有人言閔氏當得之王子之母即閔氏其事甚異邦說亦曰光海作仁慶宮

於仁玉山必有此宮之主安亨曰吾輩定以二月舉兵公等須為募武士以從
權珍曰諾臣曰吾則當以銀貨相助許以千兩安亨又求千兩於文晦晦亦許
之既而邦說恐其言泄有上變之計故先此來告而與邦說往復書札并為上
達云權珍供辭繁與佑等所言相符而又稱安亨言李光英為江華府使時欲
為外援光英適為揚州牧使欲資其兵又見適故不果云韓訢供稱臣與鄭燦
有旗分相厚聞臣上京來見曰汝父被刑豈能無怨與我同事如何臣聞來驚
駭不知所答而第問此事必得長者為主果何人耶燦曰竒相自獻而柳慶宗
柳愛寅柳淪柳鞞柳愨及武將李時言成佑吉皆同謀都監將官亦多參謀矣
臣素知燦輕薄無狀不信其言還為下鄉路逢申大枝柳愨大枝即臣父舊日
編裨班荆叙話謂臣曰汝無報父讐之意耶臣答曰雖有是心其將奈何大枝
曰汝尚不知近日事耶不久當舉義復廢主矣臣曰若然則其恩宜如何報也
愨仍勸臣勿行臣辭以事遂下鄉其後聞柳應洞告變愨等皆死矣頃者嫡兄
之子濬哲來見臣曰李佑文晦尹安亨等近謀大事云臣峻責之戒勿為滅族
之事濬哲既去之後再三思之濬哲之言非但關係國家將有私家大禍故不
得已來告云鄭邦說供稱素與李佑相善佑見臣連有禍患家事蕩敗周恤甚

厚臣與同宿於先墓下佑曰近聞嶺南湖西將有大變清州人朴東明柳大鳴振威武入金濟鼎等欲以邑兵應南兵事必成矣吾亦招募京中及白雲山寺僧數百人相應而但恨單弱鄭燦兄弟與韓明璉連姻又與李梅相厚若使兩鄭招誘同志則事可萬全須使我得見臣不許仍諭以不可從逆之意臣見鄭燦言李佑謀逆之狀則燦曰烏合之徒不足成事別有一處所為雖鐵騎十萬不能當也何必與此革合勢然後可成大事乎臣以佑言已告于金自黜矣尹安亨供稱與韓濬哲自前相識上年秋偶得總叙濬哲語及天變辭意異常臣曰汝有何所見而云然濬哲曰我則固怨時之人奇自獻李時言見天時人事方謀舉事此兩人亦不及汝而有是意耶仍曰奇自獻召鄭名振携手流涕曰吾儕受惠於廢主厚矣安可不為之地名振曰敢不為公效死遂令往報於李時言時言即許之翌日自往時言家仁城君亦微服而來與同志十餘人痛哭而盟仁城發白金三千兩以募士自獻夢寅製檄而投都監將士使尹璠主湖南蓋璠於舉義之日意在仁城及今上踐祚心懷不安故仁城密通之也京外與謀者大略三百餘人而如我復讎人即李文賓權忠男諸子也臣即欲上變而未得端緒隱忍至今歲後濬哲來言昨見李佑可與同事仍與會宿於臣

家佑慷慨大言吐露心情濬哲曰君欲與共事計將安出佑曰吾儕招募京城者五百餘人後湖西來五百餘人水原千搃李承忠所率三百人抱川燈山僧軍精銳者五十人以此而起足以成功問主謀者為誰佑曰京中有一長者外方有相臣濬哲曰然則與吾輩所謀一體也一日佑送人要來會座上有二人即文晦權珍也臣問權珍曰李佑之言已聞之矣君所得幾許耶珍曰我有腹心之友百人百人各率親兵十人則可得千人矣正月十五日夕臣與隣人看月而歸成琢乃有怨時之言試問之則曰吾表叔全晦素與李用晉相善今與李用晉尹守謙全有亨謀逆其言與濬哲相符矣臣言于李佑權珍曰李用晉諸人之謀我將知之合謀有路矣昨日濬哲密言於臣曰此事將露吾孽叔欲上變除其雜類以杜人疑而尹守謙等所謀甚大將密從之汝亦可與之上變臣不從而將欲獨告李佑權珍等同與上變故一時來告云初韓訥泄其逆謀于金光燭光燭密告于諸勳臣故至是拿問光燭其供辭曰訥即臣妻之同生弟也聞臣病劇將死自鄉來問一夕密言於臣曰近來柳應洞李時言兩獄人皆疑其不實鞫廳亦不嚴刑窮治故凶徒網漏謀亂不已一日柳慙申大枝來見渠曰今番反正多殺無辜人心不服吾輩將復舉義汝父亦死於非罪可與

吾輩同事復父之讐耶吾問其謀計大綱則曰文臣則竒自獻為大將柳憂寅柳慶宗為次武臣則李時言玄楫成佑吉等為大將時言累為都監大將為衆所服且有降倭五十餘人為其腹心反正後被罪人子弟奴僕相約者甚多都監將官亦多相應吾輩各率哨軍稱以私鍊東則屯於箭串西則屯於延曙東西俱入陣於鍾街建復離旗曉諭都下分遣徒黨剪除功臣則氣勢既壯朝廷誰敢不服迎廢主復位數月讓位于王子中素稱賢者此吾輩今日大計云云矣臣問於訢曰所謂王子中賢者誰耶訢曰仁城之弟仁興也仁興若即位則國家當太平云訢又曰吾輩將通于姜弘立金景瑞使引奴兵而來壓境上賚制朝廷令復舊主吾輩從中而起則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訢又曰李先哲魏廷詰謀逆而蒙赦其自願赴西者外若感恩效死而實欲售其奸計朝廷不知之知誠可笑也又曰謀逆之徒刺肌出血而盟曰吾輩雖不幸普各自死母相援引前後獄事首實者絕少以此也蓋訢感臣收葬其父告以禍機使免於亂兵故也於是遂鞫問諸招所引之人而李适柳斐鄭忠信尹璠等命勿拿問就囚罪人中鄭仁榮鄭燦成伯耆成哲韓濬哲金鉦成琢韓昌國韓興國申承男申慶男李澹李沆權以均權必均成大翼尹商哲閔有章韓明哲等並加刑訊

燦供稱适自言得秘記遂有異志南樵以妖術相善南應華善望氣以為适家有佳氣尹守謙以适甲子年命數為極吉有一麾致太平之語此言聞於适從孫丁碩弼臣父及兄皆知适謀云仁榮繫服預聞逆謀而猶不吐實濬括自服同參逆謀琢亦以與安亨同謀納供琢即正刑燦仍囚以為應問諸囚之地仁榮未及正刑而斃鉦昌國興國等亦死於杖下丁碩弼拿來刑訊則供稱适之內應全羅監司李溟兵使尹璠江原監司尹安國水原府使李景立及尹守謙全有亨成孝良吳門甲金大賢辛啓榮趙士彥宋璟孫得一云李景立尹安國李溟命勿拿來○癸酉日暈兩珥有冠白虹貫暈○以李省身為檢閱金時言為校理○憲府啓曰知事李時言安邊府使丁好善等既出賊口而尚保官爵請命為先削職上從之又啓曰曩時內需司為一遁逃之藪反正之後有決給本主之教而梁德胤操縱其間多受賄賂不為成給立案人皆怨罵至比於鄭夢弼臣等請刑只欲振國綱於既頽而遽下除刑之命奸慝何所懲而國綱何時振乎請還收除刑之命不從諫院繼論兩司爭之甚力終不允許○甲戌日暈兩珥白虹貫暈○引見大臣及推官知事鄭曄啓曰左贊成李貴吏曹參判崔鳴吉不滯禁府而參鞠既無規例

故臣曾於榻前啓請使不得參焉推官引見時則使之同參入侍何如 上從之○郡元帥以病上劄辭職 荅曰觀卿上劄益自慮念軍國之事自有大綱何必規規於細務乎善為調理以副予望仍下教曰觀張晚劄辭病勢非輕若不及時調理漸至危重則國家之不幸欲使兼黃海兵使以便調養此意議于大臣領相李元翼左相尹昉以為前日既授旋改不宜今又還仍右相申欽以為既改還授雖涉苟且使之調養無便於此 上從申欽議○乙亥太白晝見日暈兩珥日體動搖色薄○上特命以金蓋國為平山府使及迺叛代以武將○丙子日有重暈內暈有兩珥暈上有戴○領議政李元翼上劄以為兩湖之民絕食者已多而大同廳米布前秋未捧及今春應捧者一時皆徵則勢必難堪不可不變通請令本廳商確處置 上荅曰上年水旱諸道同然兩西則加捧四五斗而朝廷不念其怨苦兩湖則春秋所減多至八斗而朝廷猶慮其不辦百姓猶以為多何歟莫非王民而念恤之不同如此未知其故此事既已議定今不可撓改卿勿過慮○夜引見鞠廳諸臣左贊成李貴曰李迺潛蓄異志手握強兵若不早圖後必難制况諸賊供招凶謀敗露不可不拿致王獄鞠問情狀也 上曰李迺忠義之人豈有反心哉此必凶徒借重之言卿何以詳知

其必反之狀乎貴曰适之反謀臣雖未詳而其子梅謀逆之狀臣所詳知也豈
有子知而父不知之理乎 上曰人告卿反則予可信乎李适之事何以異於
是貴曰苟有告變之人則豈可以臣之故而全釋不問乎所當拿囚鞫問審其
真偽然後處置也 上不荅○丁丑命致祭于故生貞李顯門昏朝時兇徒聚
于泮宮將上廢母之疏顯門聞之自外而入揚言直斥被拿拷死至是遣官以
祭○上變人鄭邦說自縊死命拿推禁府都事邦說逆謀昭著雖迫於形勢而
上變恐其不免至於自死云○兩司合啓曰副元帥李适屢出賊口而命仍其
職雖出於不疑勲臣之意而豈有負逆名而安心察任又豈有名出賊口而仍
令帶職之理乎况今獄事延及士大夫者頗多豈可謂某則可疑某則可信究
問不均使獄體不嚴乎請急命拿鞫 上荅曰李适忠義之臣也豈有二心之
理乎徒信兇徒不近之說致疑於不當疑之人則是自陷於兇人之計也昨日
李貴之再三請鞫予甚恠焉爾等又論此事無乃不思之甚耶治獄之道在於
辨別真偽副元帥之任非适不可勿為更煩○諫院啓曰逆賊鄭邦說雖出於
不得已最後告變而其前後兇黨秘計全不吐實鞫廳方議鞫問而一夜之間
結項殞斃其間情狀極為叵測不可拿推都事而止禁府堂上并命推考都事

及留府色吏守直人等亦令嚴訊處置 上從之○上書講論語于文政殿副
應教尹煌正字李胎漢曰梁德潤一賤隸耳兩司論列為日已久而俞音不下
一向牢拒臣等不知聖意之所在也清朝羞辱莫此為甚請勿留難快從公論
反覆譬諭言辭切至而 上猶不納特進官李貴曰專對之責不其重乎 先
王朝以丁應泰搆捏之故將有辨誣之舉其時首相柳成龍憚其遠涉不自請
行 先王以李恒福代為右相而遣之以李廷龜為副使其時翕然稱為得人
目今辨誣使臣皆不得入李德洞謹厚而止耳趙纘韓只能文辭而已至如吳
煥負累之人亦為苟充請各別擇遣 上不答知事徐渚曰近聞南應敏者自
謂善觀天象亦能相人當此天變日出逆獄方起之時眩亂入聽誑惑衆心如
此恠鬼之輩不可不逆諸四裔也 上從之○戊寅玉堂上劄曰天下之事有
涉於微細而關於大體者如今日法司所論梁德潤之事是也夫德潤賤隸也
何足以汚法司之筆而論之不置者誠以所損於聖德者非細也德潤所犯臣
等雖未得其詳而間巷竊言至以為夢弼復生蓋憂憤之辭也法司之官秉法
不撓直加囚繫彼於 殿下之私人尚能不撓如此則況其餘乎謂宜 聖明
深加嘉獎許以強項使公道有所恃而大行奸人有所畏而不為而今乃大失

所圖除刑決杖之命遽下於規例之外夫刑之輕重視罪之淺深如權衡之稱
物得其平而止耳其柄在有司雖人君不得容私意於其間而有所指揮使輕
者重而重者輕也 殿下於此既不免殘法之失而日月之食人皆見之矣及
其臺諫有言翻然改之無所吝惜付之有司而已不與焉則日月之更人孰不
仰而遲難累日不賜允俞 殿下於此又不免拒諫之歸矣又曰臣等於此又
有所大懼焉萬一有復於 殿下曰尊為民主不得一事自由寧有是理婉辭
微說以陰移 殿下屈已從諫之心則是導 殿下以自用而他日肆然上
莫之敢撓之患自此而始矣為今日德潤地則可謂得計而於 殿下 宗社
生民之計則豈不大誤乎伏願 殿下卓然自立穆然深思知順旨之言乃為
疾疾而逆耳之論實吾藥石事無大小不憚於自屈則舜之舍己從人亦不過
此豈不為盛德事乎 上荅曰德潤年老之人以難明之罪受刑致斃則不亦
寃乎劉辭當留念焉○已卯 上畫講論語于文政殿○憲府啓曰近來公道
猶未大行私情猶未盡祛東西銓大小除拜之際關節請囑猶踵弊習雖以有
識士夫亦或未免紀綱之不振官方之淆亂職由於此誠可寒心本府奔競之
禁載在令甲而一牟兩都目外廢而不行請自今雖非都目時發禁吏如有關

節現授者入啓重治以革宿弊 上從之○副元帥李适殺禁府都事高德祥

沈大臨宣傳官金芝秀中使金天霖等舉兵反先是上變人以适父子為逆首

而 上謂不必反只命拿来其子梅梅時在适軍中适遂殺都事等劫諸將作

亂○引見大臣推官及李貴李曙訓練大將申景禎領相李元翼曰逆适稱兵

關西人心想必動搖不可無鎮定之策臣曾為監司時粗能撫恤安輯稍有去

後之思臣若馳往曉諭逆順則民情或可因此鎮定臣雖老病豈敢為國惜死

乎左相尹昉右相申欽曰臣雖駑劣不適於用倘賜汝往之命庶可為國而死

諸宰皆曰關西之人思慕元翼如赤子之愛父母至立生祠李适安能率其赤

子攻其父母乎誠使元翼往諭西民适無能為也 上謂領相曰卿雖欲往但

以老病為閤者能興疾而行則幸矣即於榻前拜為都體察使元翼請以刑曹

判書李時發大司諫鄭暉為副使崔覲金時讓為從事官 上許之後元翼及

暉不果行○憲府諫院合司啓曰李适既已舉兵此前所未有之變凡于誅

討之典不容少緩其兄弟妻孥宜即逮捕且京城扈衛極為單弱八道徵兵在

所不已請急急下諭 上從之○兩司啓於榻前請全羅兵使尹璠拿鞠金克

鎮盧積丁濯還囚 上從之又啓請宗室勳臣無遺入直闕內 上令明日議

慶○下諭都元帥張晚令以賊逆軍中如有斬獻者勿論有職無職公私賤錄
功一等除職一品之意曉諭軍民○庚辰 上命起復金尚憲李時白李時昉
具宏等金尚憲上疏固辭以終喪制又命起復東陽尉申翊聖達城尉徐景霄
景霄上疏乞終喪申翊聖亦上疏乞收起復之命請以禫服從軍 上并許之
○兵曹啓請在囚武人并為疏放罷散武士亦為叙用以備調用上從之○
諫院啓曰賊報日急遮截間路之策不容少緩而黃海兵使適易無常副元帥
防禦使之行至今不發如教書節目等事雖追後為之亦甚不妨請各項將官
星火發送 上從之○以李守一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邊諭為黃海兵使李
景稷為全羅兵使李瀋為開城留守李重老為捕盜大將李時白為延陽君李
廓仍為平山府使○賜奇自獻死斬成拓成孝良韓頊李時言尹守謙成伯耆
成俊吉韓濬哲申水男申慶男申從男申承男李澹李沆柳公亮李洋李洞權
以均權必均成大翼李用晉全晦韓認李愔吳門甲奇順格全亨亨丁碩弼南
捷尹謁玄楫柳韓明拓閔有章許弒尹商哲南濂等三十七人時在囚罪人
或供招仍囚或受刑不服未及究竟而逆賊反書猝至人心恟懼左贊成李貴
猶欲鞫問覈實然後論罪誅竄而判義禁金塗以為賊逆稱兵內外締結者有

不測之變起於輦轂則將若之何且大臣推官逐日進參於鞠廳則防禦之策
何暇規畫宜即誅剪蓋申景禎沈命世等力勸之問事郎諸人亦多贊助故也
塗遂入請于上而三公無異辭上遂從之○命放上變入李佑文晦權珍
等除相當職○兩司啓曰自祖宗朝危疑多事之時則必置院相裁處庶務
者意豈偶然哉即今賊臣動兵內外騷屑設有不時難處之事不可只委於入
直承旨請速出院相輪回入直有事之際凡在臣僚所當不離宿衛況王子勳
臣之與國同休戚者乎故自古闕下皆有直房矧今賊報日急衆情危懼侍衛
虛疎尤為可慮請令王子勳臣限事定間入直宿衛上從之○三公啓曰臣
等以臺諫兩啓將輪直於政院矣院相之規則直宿之後仍坐政院不得出外
故於會議之際使人傳報多有遲滯之端且曾在先王朝宋儒真李夢鶴之
變大臣入宿禁中而無院相稱號之規依先朝舊規只令入宿禁中而勿稱
院相齊坐賓廳會同察事何如從之○以李景奭為承政院注書李植為弘
文館副修撰李穰為吏曹正郎○引見備邊司堂上訓鍊大將京畿監司上
謂三公曰賊鋒直上若或進逼則恐貽慈殿驚懼之憂今欲先奉慈殿出
避江都然後子則欲留在城中臨機策應或親征或守城矣三公及備局諸宰

無敢異議者於是遣承自權盡已馳往江華與府尹李聖求同議預為措處○
兵曹叅知張維請對曰自賊适稱兵以來審視關內人心則今日憂怖之色倍
於前日矣若於此時 慈殿先出則人情動搖無以收拾將不戰而自潰其於
宗社何今計但當鎮定都民一心守禦式遏豕突措國勢於盤石則 慈殿
自爾平安矣倘或先為奉出以為民望使士氣沮喪羣情潰散而賊兵乘之則
慈殿縱能先避江都豈有可安之道乎 殿下以 慈殿執言廷臣之有父
母者各以其父母為念先使避出則繹騷之端自此啓矣方張之賊何以制之
伏願 殿下堅定志意常如弘濟院舉義之時赫然奮發惕然振厲則此賊不
足平也聞群議方誤大事故自直所入來建白耳 上不荅崔鳴吉曰張維之
言是矣翌日 下教曰夜來更思之張維之言極有理 慈殿遷幸之舉決不
可為承旨權盡已其亟召還○下諭于都元帥曰安州牧使鄭忠信棄城不守
兩司請按以軍法而但既已告變軍門必無他意其赦勿問使之自效賊适手
下諸將想多脅從之人豈皆有梟獍之心哉况其妻子充非所論已令所在撫
慰安插且下道防戍軍兵時隸賊适麾下未及脫歸者亦遣侍臣存撫家屬卿
其傳布此說于遠邇使知朝廷德意又曰賊适辜恩負德敢行射天之計神人

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予將親率三軍剋期殲滅卿其知悉○都元帥張晚
馳啓言南道兵使申景瑗領兵方在永興宜令急速前進遮截間路其道監司
權盼亦令聚會餘軍以備繼援 後之○以李時白差募兵協守使召募軍兵
於伊川等地與防禦使李重老等遮截山郡一路○辛巳諫院啓曰賊將柳舜
懋李胤緒李珣李廷培李慎李守白等父母妻子兄弟不可使晏然偃息請並
拘囚以待處置 荅曰勿為拘囚以待斬賊來現○勿學崔益峻等上疏請留
赴舉之多士以展衛國之誠 上荅曰爾等為國之忠予甚嘉悅爾等其戮力
討賊以明大義○憲府啓曰西鄙多騷軍餉缺乏况今興師討賊糧道不繼燃
眉之急迫在朝夕臣等竊聞黃海道蘆田上牟所收米穀多至七百餘碩該曹
啓請換用而不得蒙允今日事機萬分緊急請即補用於軍餉 上不從蓋蘆
田之穀公主家所儲蓄故恐拂 慈殿之意而不從也○諫院啓曰親征之命
已下凡有血氣者孰不奮發激厲以效敵愾之義乎請令漢城府知委文武蔭
官前朝官忠義衛使之無遺扈衛又啓曰逆臣稱兵已下親征之命則都下士
民當奮死綏之心而或有先為出避者極為痛惡請令漢城府摘發啓聞象示
勸衆 上從之○下諭于都元帥曰賊兵已過慈山而官軍一未交鋒未知其

由以勇將輕騎迎戰形便之地未為不可而今則事勢已過卿其申飭兩西將領迎前擊後相機善處○以崔暉為督戰御史下送西路○壬午都元帥張晚馳啓曰賊兵留屯慈山將進兵勦擊云○命起復鄭文孚領相李元翼薦其可用也○命加肅川府使鄭文翼資鄭忠信聞變馳赴帥府使文翼代守安州文翼慨然從之略無難色事聞朝廷嘉之乃命褒賞○都元帥張晚馳啓言分遣鄭忠信等領兵八千左右遮截臣與中軍南以興率大軍前進諭以逆順賊兵離慈山三十里見檄文多有潰散者逆魁退入慈山云○扈衛大將李貴啓請以金蓋國柳舜翼為御營贊畫使崔來吉為贊理使諫院以為既以重臣為御營使以開城留守為副則御營之事足以辦得贊畫贊理不宜加出自今以後筵臣備局凡有所啓必關由大臣從長施行使國事有所統領 上從之後因貴更陳備局啓請仍之○癸未備邊司以西路守令鄭忠信南以興丁好恕安夢尹等決死背賊請依鄭文翼例施賞 從之史臣曰李适稱兵列邑風靡而好恕先斬其使為一道倡以明逆順之義其臨亂殉國之忠可謂無愧古人矣○賊將柳舜懋李胤緒李慎李珣等自賊中逃還帥府其所領軍兵四千餘人皆潰散初張晚聞适反與慕僚金起宗謀所以招誘賊將別將朴震英適得李

胤緒之奴諭以禍福以為行間計將具書入送晚賞之以木綿五十匹胤緒之
奴辭曰此行乃為主求生道何以貨為胤緒輩固有歸正之意及見書決計來
投晚遂任用不疑以此人心頗悅服焉○上下教曰禁府都事宣傳官內官等
皆以國事為逆賊所戕害古今天下安有此事予甚痛悼並贈職令該曹資給
其妻子令本官收斂其尸以待其家人公路護送給棺以葬別監書吏羅將等
並行恤典○命囚逆适內外族屬及妻族之親近者○館學儒生趙啓遠等上
疏請於親征之日扈駕討賊 上優荅之○吏曹以前持平趙廷虎首擬戶曹
正郎 上曰雖有罷散人叙用之命該曹所當察其罪之輕重輕者為先叙用
重者啓稟後處置而逆賊稱兵向京之日猶不忘私情如廷虎輩亦不啓稟而
乘時叙用其徇私護黨之迹甚於廷虎矣本曹堂上并推考該郎先罷後推史
臣曰趙廷虎士類也當廢朝昏亂之日沉於下僚及大論既發之後退伏鄉曲
絕迹朝端其操守確矣反正之初首除憲官嘗以論事之失一忤 上旨至於
特命罷職及今逆臣構亂王國多事滌蕩瑕垢大霽恩典而獨以廷虎叙用之
故至罪銓曹則有乖聖人恢弘之度也○義禁府請囚李爾瞻李偉卿朴鼎吉
等諸子姓絲 上不許曰爾瞻等諸子以何罪請囚乎未知其意也史臣曰爾

瞻等通天之罪神人所共憤誅鋤夷有何顧惜但其子支當初既已原宥則今不可以一時危疑無端請囚也 上之不從豈非王者不欲行一不義之盛意也○左贊成李貴啓於榻前曰仁城君等出於賊招非一非再端緒狼藉不可不早為之所使至於蔓難圖也前日鞫逆時自 上有勿問推戴之命是許王子以謀逆也何憚而不為逆哉為臺諫者瞻前顧後無一言及此誠可駭也 上曰此亡國之言也廢朝之亡專由於戕殺同氣而卿每為如此之言予甚非之○諫院啓曰即今軍兵雖集糧餉之絕畿邑官儲盡數輸來而亦甚不敷更無可繼之道公私赤立八道同然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士亦不無竭其家儲願效涓埃之補者請令三南監司曉諭民間使之隨力出助 上從之○甲申都元帥馳啓曰賊迺率餘兵數千向江東路臣送先鋒將鄭忠信領精兵邀擊來二十七日當為接戰而賊兵日漸潰散義州三千兵巡察使兩領數千兵合勢進勦官軍日盛賊勢日縮故義州軍兵使之還守義州云○韓明璉中軍金孝信為明璉所欺與別將康綽率龜城落後之兵前進中路始知明璉反狀夜走肅川報聞于帥府綽拔劍斫孝信被傷甚重孝信奮劍擊殺之函其首領兵歸于帥府○上下教于政院曰近來該曹注擬時知首望之必受黜副望

未望則不為擇擬為政之道果如是乎每用首望本欲革私而今者反歸不公予甚痛歎此意言于吏兵曹○都元帥馳啓曰賊兵方屯江東新倉自李胤緒等潰出之後餘存者一營僅過千餘名江岸屯結止宿之際餘兵又散南以興鄭忠信等已為進兵將以今日交鋒云又馳啓曰賊兵自新倉向江東縣餘衆雖不多窮寇未可輕傳令于防禦使金完率精兵合勢臣亦董率諸將發向中和云○巳時有氣如虹起自巽方長竟天指乾方俄分三道透迤向東北色前赤黃後蒼白良久乃滅○二月朔乙酉平安監司李尚吉自鐵山進守安州從元帥之令也初龜泰之間吏民等皆懷疑貳之心監司李尚吉具長書明示兩賊背息作逆之狀且聲言毛都督將發大兵來討仍作榜文雜用諺書詳陳逆順禍福屢送于賊陣中自此龜泰人民始知向背之義賊陣軍情亦動頗有潰散者元帥從事李敏求亦自江邊馳入安州作檄通諭清北人心賴以鎮定焉○命巖飭西路烽燧後賊屯處始舉一一報變於邊烽例舉之後兵曹啓請之也後又請別設海西東路烽燧○順川郡守朴瑛初以軍務往賊適軍中仍被拘留不為賊用故賊繫縲而行至是脫身來赴張晚以為既陷賊中不可仍為守令以李伏復假守順川後啓聞○正月二十六日賊兵屯江東新倉盡散

倉穀取本縣弓矢甲冑或燒或破蓋欲以輕騎倍道衝突尤帥馳啓言令黃海
監司申飭遂安塞牆等地防守及黃州平山城守令鄭忠信相檄進勦臣亦董
率大軍或擣祥原或趨中和將東西牽掣云○賊兵自江東向三登岐峴元帥
又馳啓言令姜涌李靖等領兵四百餘人且收拾谷遂兩邑兵把守塞牆各矣
義州軍兵已令府尹柳斐領還本州而只抄其中輕騎數百別定將官出送前
路云○丙戌江原道觀察使尹安國領兵入衛 上引見○三公備局堂上三
司長官請對乃命引見兵曹判書金瑩曰賊兵長驅直上而諸將懼怯一不交
鋒此軍律不嚴之致也臣請自往董督諸將擊却之 上許之瑩請以崔鳴吉
為副李胎漢吳翹為從事 上亦許之後以備局請留不果往左贊成李貴曰
仁城君仁興君興安君等顯出諸賊之招端緒狼藉而一不待命退卧私室况
興安君不有國法私自拜哭於諸 陵之下大是可愕事也而臺諫只以罷職
論啓是可謂知君臣大義者哉請大司諫鄭擘拿鞠定罪 上不答時興安君
珉私詣 健允諸陵行肅拜哭於 穆陵齋郎報聞大司諫鄭擘啓曰仁城君
珉仁興君瑛出於諸賊之招而一不待罪物情之駭憤固矣臣欲待獄情究竟
後議處而遽遭逆臣稱兵之變未暇論啓昨日又聞興安君珉遍拜諸 陵哭

於穆陵之下極為驚駭守護軍未推問之前先以罷職論啓矣左贊成李貴
榻前之啓辭嚴義正以不知君臣大義未免負國之罪斥臣請命拿囚臣席藁
待罪之不暇何敢偃然在職頃日妄論贊畫贊理不可刺設之意重被賊廷行
計無以加此之詆而尚爾覲然者誠以國事方急非區區引避之時也今則臣
之罪名愈往愈重請亟下司敗先正臣罪司諫以下及憲府皆引避 上答曰
此非紛紜避嫌之時勿辭王堂請出之 上從之○戶曹叅議權帖上疏請治
都元帥張晚副元帥李曙巡察使李尚吉林愾等逗遛不戰之罪亟遣近臣中
秩高者賜以尚方劔專命督戰刻期勦滅○備邊司請以兵曹判書金塗稱摠
督軍門節制都元帥以下 上從之○正月二十八日賊兵自三登轉向祥原
之路都元帥馳啓言別將朴瑞率馬步兵直擣祥原臣亦領大軍繼向中和與
先鋒將鄭忠信南以興等四面進勦云○都元帥馳啓待罪曰臣今月二十九
日祇受 諭書涕淚沾襟不知所言此賊非草野嘯聚之徒俊托名位陰懷異
志擁近萬之精卒誑誘士民起於倉卒而臣手下軍兵未滿數千而猝然當之
雖有逆順之分其利鈍未可卜也是以坐鎮平壤收繫人心彌召軍兵行計而
撓量勝而戰務出萬全是臣之定計也今則道內人心昭然知逆順禍福之理

賊陣諸將以下皆潰散歸正窮寇雖倣命於時日之間官軍稍集四面進勦葦街之懸指日可待臣非不竭盡心力而事機未集天誅尚稽臣罪萬殞又馳啓言道內守令雖被迫脅元非本心可恕其罪而价川縣監許銓至受營將之任且送人通于其叔李忠吉慶要其內應云此出於賊中出來崔德雯之所告似非不實李忠吉不可不急急處置德雯又言有一人為僧逃來乃尹敬立之妻子也常在賊魁卧內最見親信每稱讖書中繼李而王者其姓亦李云以此觀之則适之舉兵似非一朝禍迫而猝發云○二月初一日賊兵向遂安黃海監司林愾以本道兵及京畿防禦使所領兵五千遮截塞墻○以沈器遠為兵曹叅判愾臣以李慶涵不堪劇務請以器遠代之故有是命○上將親臨習陣于慕華館不果行○丁亥禁府請梟示逆适之妻以快神人之憤 命鞫問後處置○諫院啓曰逆賊尹仁發詐死為僧潛形匿迹於賊适之所為其心腹之狀已著於崔德雯之招此乃諸賊中最凶者也不可使其妻子兄弟晏然偃息請拿囚諫院又請鞫問其母妻兄弟並 從之○元帥馳啓言今方抄出精銳五百人令左防禦使金完先進臣率大軍繼發前進云○賊兵將踰塞墻知官軍嚴守退屯於蒜山蒜山乃黃州鳳山之間體察副使李時發黃海監司林愾等

馳啓言嚴飭諸將合勢進勦云○引見大臣備局堂上諸宰既出 上召韓浚
謙留之曰逆适稱兵直擣而西路諸將未有過之者廟堂羣議如何對曰右相
謂臣曰賊兵滔天王京無可禦之勢將若之何將若之何云矣 上曰然賊若
逼近則竊恐震驚 慈殿卿與右相同議預措夫馬無置相忘之域以致臨時
窘迫可也浚謙唯唯而出○初更巽方有氣如火二更流星出軒轅星下入坤
方○戊子揔督副使崔鳴吉從事官李昭漢辭朝 上引見各賜長箭片箭○
合司啓曰當此上下遑遑之日王子勲臣大小臣僚無不直宿闕下以盡臣死
之義而興安君璉以王室至親稱病不進行走於巖旬數息之程私謁諸 陵
往來寺刹駭人聽聞甚矣狂易失性之人雖不足深責其殘法縱恣之罪不可
不懲請依 宣廟朝順和君例亟命安置一處以防橫行作孽之患 從之後
上命留置闕下兩司復力爭而不聽○引見三公兩司長官 上謂三公曰
兩司啓請安置興安子甚痛悶未知如何而可三公皆曰臣等亦以為使興安
任意出入不為防閑則彼必縱恣交通外人自犯王法甚非保全之道莫若安
置一處消禍於將萌制亂於未然宜從兩司之請也領議政李允翼曰今日戰
守之策當與諸臣商確從長處決惟在 睿筭 殿下立志堅固然後臣等可

以規畫策應以戰以守試使諸臣各陳於前而採擇焉左相及諸宰合辭以為
宜效死勿去若棄城而去則人心橫潰將無以收拾右相獨不建白大司諫鄭
暉曰右議政申欽身為大臣所當可否相濟而竟無一言極為非矣右相申欽
曰諫長進何言乎臣輩甚不得詳聞論難之語未能率口應對耳今日之事戰
守之外豈有他策元翼曰羣議如此願上明白處決若或臨時異議則大事
去矣上曰豈有他意惟當固守而不去耳○鄭忠信南以興與賊戰于黃州
薪橋敗績先鋒將朴永緒死之賊見官軍迫後直趨黃州之路鄭忠信南以興
等與賊交鋒使人大呼言逆順之義使之來投免死賊五營所屬兵千餘人一
時潰散賊將許佺宋豈等亦來投軍前納降之際官軍驚擾賊使降倭揮劍突
前官軍望見潰走遂左次先鋒將朴永緒別將安功斤侯將吳暹為賊所獲永
緒罵賊曰汝以府院君兼副元帥於汝何不足而反生射天之計耶終始不屈
賊亂斫殺之功逃歸帥營左協將柳孝傑樂陷賊以棍鞭打殺賊將三人奪馬
回來都元帥張晚以諸將交戰不利引咎仍陳召集散卒入守黃州以圖再舉
之意○平安監司李尚吉收合餘兵千餘人與郭山郡守閔汝儉朔州府使閔
仁佶等手下兵六百餘人進次黃州汝儉為人廉潔簡伉昏朝在槐院忤兇徒

獲罪反正後求為乘障之任至是聞變慷慨赴難及鞏嶼之役頗有戰功而以事與元帥相失不得察勲時議惜之云○誅逆妻禮及逆弟邀左贊成李貴以為逆賊妻處斬法典所無不可創開 上不從○已丑憲府啓曰前縣監韓叢

以興安君之表叔縱吏作弊無所不至今此興安之橫行作孽無非此人之所為請拿鞫之罪 從之○都元帥張晚馳啓曰聞賊兵又就劔水細路直搗之

患萬分緊急故已令黃海兵使邊滄左防禦使金完登時追躡臣亦繼進南以興等所領兵雖已散失未及還集尚有朴瑯所領八百人黃海兵使所領千人左防禦使所領五百人臣之手下精卒亦且數百義州兵五百已到肅川南道兵七百又到成川以此合勢則亦可以戰南以興等並乞貸死自效 從之○

都元帥張晚點閱歸順將卒元一千餘人皆自願從軍擊賊以雪久在賊中之恥遂定將領率官軍潰散者亦稍還集別作一隊使之立功自贖○備邊司請

送錦段五匹銀子四百兩賞賜金孝信李胤緒以下來投各將及軍兵以為激

勸之地胤緒自賊脫歸以病留平壤恥前日陷賊遂自刎而死○左議政尹昉

為留都大將自辟吏曹佐郎李敬輿弘文修撰鄭弘溟為從事官○庚寅秦仁

縣監李厚源領兵四百人戰馬二百匹赴難 上特賜表裏一襲以獎之○上

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相李元翼曰近以募兵辦糧之舉民頗怨苦云矣上曰然則停之可也先是李貴達白計民戶聚糧募都民隸兵籍都民苦之故尤翼白之上與左贊成李貴兵曹判書金瑬講都城守禦之策仍曰慈殿尚在城中而聞士夫家屬多有先出者甚可駭也且命金瑬專管扈衛兼察偵探之事江倉米穀亦令輸入城中○御營使李貴請往督諸將把守江灘上許之與副將韓嶠從事官李植辭朝上引見貴曰自上親臨閱武則可以聳動軍心矣上曰予初欲行之而恐往來之間有妨策應故停之耳貴更請之上不荅○遣御史韓仁及于忠清道督軍餉○誅梅妻李伊李邦佐等邦佐賊适之妻父也聞适舉兵揚言于衆中曰副元帥今年命數有一呼萬諾之占夫人亦有郎君為侯之占吾可得府院君云○賊知平山有備自鳳山古邑渡箭灘取麒麟間路都元帥張晚馳啓曰松都以南沿江防守十分嚴飭俾無潛渡之患則官軍當與平山防守之兵一時齊進云○平安監司李尚吉領兵到劍水朝廷以接應查官不可無道主令還往檄島尚吉馳還使判官陳誠一代領其卒○備邊司啓曰軍興多事文武可用之才並令起復後軍而其中鄭文孚壬辰之亂功勞表著且熟諳軍務故啓請起復該曹不解本司之意因其陳

疏例請從願請牌招肅拜文武官被罪人中放歸田里門外黜送以下可用人抄出書啓以備任使何如 從之○鞫廳論斷在囚罪人別錄以啓請放盧積

丁濯丁好善申啓業趙士彥銀生玄太始朴終立韓訢李忠吉餘皆仍囚 上

從之而訢忠吉亦令姑囚鞫廳又請訢既仍囚則安亨以一體上變之人預謀

尤密不可先放遂并命仍囚積濯初出賊招旋蒙放釋因臺論更囚啓業士彥

終立等出於丁碩弼之招也承服罪人鄭燦至是始正刑○辛卯都體察使韓

浚謙啓請館學儒生自願宿衛者屬于鄭晔文蔭闕散者屬于體察使或令侍

衛或令守堞 從之○全羅兵使尹瑋名出逆招在囚大將申景禎白其為凶

徒誣引之狀請與同事令渠感激自效 上曰予意亦然其釋之○石承旨金

自點啓請公私賤中廢朝時冒濫免賤或出身或為內三廳而反正後還賤者

及武科中降資者隨其自募還給本帖以為扈衛之卒禦營使李貴亦請庶孽

丁壯者備十綱糧扈衛老弱則納米十石後給許通帖并 從之○上引見大

臣備局諸臣領相李元翼請 上出御外處以聳動軍民之心 上曰明日當

依為之又請使申景禎領都監精卒一千五百尹瑋領江華兵五百西下迎戰

從之○伊川防禦使申景琮不赴西路還向兔山新溪之境副體察使李時

發請施逗遛之律副元帥李曙使景珍把守白計峙之啓繼至備局請令李時發參酌處置且以諸將不用命者并先誅後啓之意下諭于體府帥府 後之史臣曰闡以外將軍制之者古之法也時發當賞罰用命不用命專制可矣而必稟命於朝廷廟堂又不明白慶斷則軍律何自而立乎宜乎縱賊入京以致廟社之播越也○諫院啓曰副體察使李時發督戰御史崔覲既受專制之命則諸將之不用命者自當臨機處決而每為稟斷於朝廷則往來可否之際便失機會今日軍律之不嚴職此之由請李時發崔覲從重推考戶曹參判趙存性以秩高宰臣當此都城守禦大計已定之日乃於衆會之中敢發出避江都之說聞者莫不駭憤請推考以鎮橫議西平府院君韓浚謙以國舅重臣都城戒嚴之日私出卜馭之說傳播間巷極為駭愕請推考 後之○都元帥馳啓言初謂此賊勢雖猖獗而逆順所在自當不日就捕矣兇狡不測出沒間途莫的所向每致不及坐失事機深入腹裏臣罪萬死今到平山與李時發相議令諸軍隨賊所向將進薄決戰而千里無程士卒困疲以此悶慮云○官軍與賊戰于平山馬灘敗績防禦使李重老李聖符死之時李重老等與延安府使李寅卿平山府使李廓把守馬灘賊出不意掩擊之官軍驚怯一時潰敗投江

而死者甚衆餘皆降賊重老與賊搏戰以鐵銃擊殺賊七人自墜崖下而死是後也前府使李思周亦力戰面受數箭而死賊將李安基素識思周心怒其力戰求得其屍於水中而斬之豐川府使朴榮臣曾於光海時聞鄭蘊竄濟州言於衆中曰蘊雖得罪他日必有光史冊坐謫珍島至是被執與瓮津縣令尹廷俊罵賊而死忠信欲與重老等挾擊而既至重老等已敗賊馱送諸將之首士皆奪氣○全羅兵使李景稷領兵勤王 命引見景稷曰賊鋒已迫主辱臣死職耳臣雖書生願領兵赴戰以效一死 上曰卿是書生姑在此以待○夜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大司諫鄭晔先請去邠曰即聞岐灘之敗事勢大異於前國家大計宜思萬全之道 廟社主及 慈殿中殿先幸江華 大駕則徐觀事變以之進退可也左右相顧無異辭者三公及諸宰合辭而請曰國事至此將有遷幸之計先定建儲之策然後可以分朝以圖興復之舉請亟定位號以係中外之望 上曰年尚幼稚姑徐可矣鄭經世請幸嶺南曰嶺南忠義之士必有響應投袂而起者可以因此而恢復矣金瑬曰嶺南雖多忠義之士其俗尚文而不尚武難以得力湖南之俗多尚武藝今計莫若行幸此地鎮撫收用則恢復可冀也張維曰公州山城前有長江形勢甚好道且不遠急往入據觀勢

進退可也李廷龜曰臣將扈從 慈殿區區犬馬之誠不欲遠離 輦下臣請
隨 大駕朝夕左右焉 上曰予亦不欲相離矣鄭曄曰李廷龜豈是 慈殿
之私臣乎識見過人且多謀略請置備局共議軍國大事 後之具允謙曰雖
在顛沛之中而元子講學不可暫廢講學廳官負中鄭經世以檢察使出去臣
及李廷龜鄭曄皆將 扈駕請以其中一人陪奉元子仍為講學何如 上曰
然則李廷龜使之扈衛 慈殿仍為教誨元子張維曰都監砲手父母妻子皆
在京中必不舍去而扈從賊若入城則此輩必投賊此所謂藉寇兵也可趁此
時命將驅出殊死決戰則猶可萬一得捷也且以全羅思歸之兵仍使扈 駕
而行則其勢順矣 上即命大將申景禎統率都監軍兵急往迎戰景禎不肯
行史臣曰景禎以勲戚武臣為禁旅之司命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安有國敗獨
全之理乎受命之後握兵逗遛不即出戰其亦不知見危授命之義矣○御營
使李貴請令贊畫使柳舜翼領兩湖關東勤王兵來赴陣兩且請得火炮 命
柳舜翼領五百餘兵赴之而火器為守城之用不許只送火藥○壬辰 命右
相申欽西平府院君韓浚謙禮曹判書李廷龜知事徐洵永安尉洪柱元海嵩
尉尹新之叅判申鑑叅議鄭蘊綾原君備龜川君晬等扈從 慈殿中殿○備

邊司請以宰臣為檢察使往三南措置行幸供頓之事仍令曉諭士民毋使驚擾鄭經世往嶺南沈器遠往湖南金尚容往湖西李顯英亦檢察京畿○備邊司啓曰昨聞京畿監司李曙為賊所圍請以趙存性代之今見馳報始知被圍之報乃是虛傳無端遠易似涉未妥且存性曾以海運使熟諳兩湖事情宜使存性扈 兩殿南下專管糧餉之事 從之○初備邊司以逆逆稱兵之狀移咨于毛都督至是又請委差賚咨備陳賊鋒迫京畿出援師之意 上從之已而接伴使尹毅立馳啓言都督聞賊報使游擊王輔點兵于蛇浦輔謂臣曰都督令俺領兵一萬進勦而軍兵未及出來臣以此賊將不日就誅不足煩天兵進討咨之云蓋毅立之意毛兵若出陸則恐或有難處之憂也○分遣御史李潤兩宋象仁宣諭咸鏡平安兩道○憲府諫院合司啓曰國事危急人心疑懼今日大計莫重於建儲以係中外之望請令廟堂速行冊禮不從○兩司合啓曰賊兵迫近至有移蹕之計凡有血氣我人不憤惋四方忠義之士必多投袂奮起者亟下哀痛之教曉諭中外召集義旅 從之○備局啓曰興安君璉雖有留置闕中之命今者將有遺幸之舉請依臺諫啓辭懇速安置南方 上曰勿為安置使之隨駕○上聞賊兵已迫以 慈殿陸行為憂欲幸江都議于大臣

大臣亦請幸江都○以李慶涵為同義禁閔有慶為修撰俞伯曾為吏曹正郎
○是夕兵曹判書金瑩所送偵探人來言臨津師潰賊已渡江俄而御營使李
貴自臨津疾驅而還及入 上前氣盡不能出聲以對 上命內官索飯以饋
貴氣稍定始曰事已急矣願 上必於今夕出避其鋒於是諸臣皆以為莫如
南幸公州山城觀勢進退南遷之計乃定禮曹判書李廷龜言於右相申欽曰
大妃殿不可不奉行於行在所遂與欽同詣闕庭以啓 後之初朝廷遣京
畿監司李曙領兵遮截于松都青石洞且使水原府使李興立坡州牧使朴孝
立把守江灘上下賊知青石有兵使降倭數十乘夜驚走之由狻狁坦路直過
松都至臨津密與孝立等通謀守江將士望風先遁官軍退至則賊已渡矣○
大將申景禎自外入曰臣既受命出征而聞賊鋒已急宿衛單弱臣請以都監
軍兵扈衛 大駕願 上速行○大臣禁府堂上會坐賓廳議啓逆獄罪人判
義禁金瑩仍請對 上引見于便殿李貴金自點具宏沈命世先已入侍矣金
瑩進曰逆獄囚繫者尚多而 大駕先動則渠輩必自脫出生殺之權不在於
國家急速處置何如 上命賜瑩紙筆令列書罪人議律瑩就其中難赦者與
安君家奴七人及韓訢韓叢金克銓金克銘等并請集示至金允亮 上曰此

人之事何如自點曰謀逆之狀已盡顯著豈可留活這漢使為賊适之吏判乎
上曰然則一體梟示餘皆放釋可也塗乃奉傳旨授宣傳官送于都監大將
自點使人先斬金元亮其餘未及行刑金克銓金克銘與安君家奴李忠吉子
等作亂于獄中打破獄門與趙希亨李光濬李珣李璠李煜朴從立尹仁孫尹
仁貴等皆脫逸後以韓訥雖上變稍晚至於正刑而亦是告者依吉雲節例免
其緣坐初元亮以操行見稱衆聞義謀至於錄勲而及适被告力明其無他上
疏論赦成哲且移書李貴盛稱李梅操履之正所見之明至欲就囚庭辨云又
求為适幕僚人皆疑之适叛報至遂被拿鞠供稱梅少學儒書於臣素知其人
恭遜開明不復致疑不然雖甚病風喪心何敢公然伸救於拿命既下之後平
臣妄意邦說燦等陰與自獻明璉等同謀而假托於适惑亂人聽故終不之信
且臣近聞兇徒情跡盡心譏察邦說上變時見其疏辭與其言不同責令添入
遺漏之事又致書於金塗請鞠邦說隱情此可以知臣本情云云乃命刑訊竟
至誅死○夜禮曹判書李廷龜奉 廟社主先行 慈殿中殿皆乘駕轎而出
小頃 上乘小輿出明政門騎馬而行中官內人及侍臣或有徒行者行到崇
禮門承旨洪瑞鳳在前使其下人以石撞破鎖鑰而出時先送工曹正郎李晉

英於漢江整船以待晉吳乃領其舡往下流 大駕進次漢江津頭無一舡待有數隻舡隱在彼岸招之不來駐駕江頭計無所出武士禹尚中拔劍游水而渡斬舡中一人携舡而還全羅兵使李景稷尹璠等亦得一舡璠躬自刺舡而至隨駕從人爭渡紛沓景稷拔劍揮呵衆皆却立 上遂登舟踞胡床惟宦者四人承旨韓孝仲史官李省身李景奭侍左右李景稷尹璠立於舟中 上曰彼誰也左右對曰兵使李景稷前兵使尹璠也 上命賜坐板上已而兵曹判書金瑬追上御舟景稷進曰軍兵未及渡御舟宜中流勿泊江岸 上曰可矣 上曰全羅軍兵何以未及渡來耶景稷對曰臣初欲陣江上以待 大駕之渡而因兵曹號令不一盡渡入陣於都門外 大駕不意出幸故未及渡來矣 上顧問曰 大妃殿已為渡江乎承旨韓孝仲曰韓浚謙軍官來言 大妃殿從官錯認取路於楊花渡將向江華故都監大將已使人追告而未及陪來矣 上大驚曰分付何其不審耶隨駕之人如右相大官亦不詳察甚可駭也即命韓孝仲使之馳往問安仍為扈來孝仲曰欲由這邊馳往則馬未及來欲由那邊去則無船可濟猶豫不即起 上再三趣行孝仲始起呼舡欲渡李貴具宏金自點等乘船追到曰 大妃殿一行誤為取路故宋英望追及之今

將奉來孝仲不果行是時夜夕月落水氣寒甚上曰帳幕不來耶宦者對曰

急遽之間未及持來御舟中流回望都城則宮闕為亂民所燒烟焰已漲天矣

○癸巳平明上猶在舟中東陽尉申翊聖奉慈殿追到上謁上命去胡

床平坐引見初翊聖奉中殿行到關王廟前始知慈殿誤取揚花之路承

中殿下教追謁於蚕頭江上遂奉還大妃殿渡江卸駕於沙上上先遣中

使問安曰從官等誤為引路以致顛倒不審聖候何如不勝憂慮答曰予

則平安但恐玉候有傷以是為慮耳上下舟問安于大妃殿及啓運宮○

上於沙上踞胡床坐校理鄭百昌進曰都監軍勢如彼其盛以此守城可以却

賊而鄭曄先請去郊請推考不從○大司諫鄭曄啓曰大妃殿隨駕諸臣

道駕失路極為非矣李廷龜以下扈駕諸臣請推考從之○上有未寧之候

而御厨無具左右相令南原府使申垓略備茶啖以進又進茶啖于大妃殿

中殿○領左相及諫院王堂請建儲以定國本上曰年尚幼稚故前既不許

矣况此顛沛之際可行不急之務乎○王堂諫院啓曰請令申景禎尹璠合力

進戰上遣張維論令進戰景禎曰軍人妻子皆在城中聞賊迫近莫有鬪志

不肯行○王堂諫院啓曰都元帥張晚不能避截使賊長驅都城不守廟社

廟社

播越請張晚按律定罪 答曰罪固重矣姑置之責其後效可矣○以密旨下諭于八道監兵使曰逆賊兇狡無所不至或有意外行詐徵發等事自今以後標信只用面方者而其餘則勿用卿其詳諦舉行○朝動駕行到良才驛儒生金怡等六七十人奉豆粥以進 上於馬上飲之到果川縣日已午矣 下教曰內乘柳止信無緣不來削奪官爵其代差出又 下教曰 慈殿之向楊花也命承旨韓孝仲奉來而再三托辭不即馳往所當拿推而姑先推考○上召三公謂曰昨日兩司請罪興安君而特為寬假使之扈從矣今果渡江而還入賊中誠可駭也左相尹昉啓請拿來 上曰雖欲拿來不可得也又召仁城義昌慶平慶昌仁興君等諸王子引見○日將夕始發果川到沙近峴日已曛黑回望野火處處延燒或謂賊兵追至羣情疑懼會 慈殿氣不平駐駕良久後軍擾亂自相踰呼無復部伍軍門傳令使之結屯山上然後始稍定夜將半駕次水原府道路泥濘人馬饑餒扈從諸臣太半有不及者 上跋涉泥露氣甚不寧勲戚數人入侍大小遑遑俄而復常府吏及鄉所等潰散不出炬火又不進御膳政院請用軍律 上從之而竟不得捕誅○掖庭人趙甲生逃去捕得梟示軍中○軍門誅邦佐之子璋及其奴○忠清兵使李堯領兵結陣於孤峴之

口○甲午平明 上出御容舍東廳以湖南兵部伍不整扈衛疎虞拿入兵使

李景稷將用軍律李廷龜具允謙曰賊以降倭為先鋒乘勝豕突固非不教之卒所可抵當聞東萊留館之倭近千人去誠能遣使致書固請宜來破此賊必矣李景稷曾使日本為倭人所信服非此人莫可使 上乃赦景稷罪以為請

倭使以尹璠還授兵使景稷將行稟于朝曰館倭不即來接報知島主則必至遲延若大舉而來則亦何以處之領相李元翼以其言啓 上召謂大臣曰李

景稷雖往而館倭不得擅自出來必請於關白聽其進退如是則事必無及且倭情變詐難測倘或因我乞援多發兵馬而來則意外之患難保其必無勿遣可矣○以兵曹叅判沈器遠為漢南都元帥器遠辟朴炆羅萬甲李基柞為後

事官時元帥張晚在賊後漢水以南彌令不通故有是命以李景義為持平洪命亨金尚為掌令李時昉為光州牧使沈器成為潭陽府使兩邑皆湖南雄府

將有巡幸之舉故以勲臣特除以金地粹為湖南召募使李更生為召募官引見而送之○李貴白上曰今若遠向兩湖使畿甸無主則恢復未易圖也駐蹕

山城扼守險阻彌令城中以圖興復計之上也 上不能從議者或曰賊若長驅躡後則 大駕行幸直由大路或有窘急之患不如徑渡大津轉向內浦也

其言亦不果行○王大妃下諭中外臣民其書有曰老婦不幸為光海所拘囚
十餘年生死未定君臣父子之倫斃絕久矣幸賴主上英明冠古誠孝出天倡
舉義旅救予於水火之中濟亂於危亡之日使予復正位彌一國臣民復見天
地日月逆臣逆臣明璉初因其子謀逆敗露遣使拿來則逆臣等乃敢殺使
拒命稱兵犯闕事出不意顛倒至此西路將官以一檄招諭逆順則舉皆見檄
逃還日不下千百可見人心向背天理不泯而餘衆只有數千自知難容於覆
載之間冒死豕突官軍初甚忽視遽未免一兩摧折賊乃乘勝長驅遂犯京闕
皇上以予在宮中不得安心督戰使予出避兇鋒予亦不能無動一出都門
蒼黃泥路 主上未免隨予出城皆予之故而人心不能鎮定賊兵已據都城
焚燒 宗社宮闕殺戮臣民殆無噍類予亦匹馬顛倒朝夕不知死所兩八方
忠義之士皆我 祖宗及 先王教育之民當此急難之日豈忍晏然不救爾
等各出義旅急急來救父母禮曹判書李廷龜之辭也○次振威縣杖振威縣令金俊俊倉
卒失措不能迎候故軍門啓請杖之○軍門請令扈衛諸臣入宿庭內 從之
○大妃殿氣甚不寧留駐是夜人心危懼咸曰京城密邇賊或長驅則不無中
夜掩襲之患軍門金瑩分遣軍官屯守要害以備之○乙未平明 大駕到葛

院長水縣監張遇漢領兵數百迎謁路左 上駐馬慰諭命屬於漢南都元帥
○到稷山忠清觀察使李命俊率守令十餘人迎謁雲峯縣監黃一皓領兵七
百亦來謁 上駐馬良久招一皓及將官慰諭之晡時次天安郡○諫院啓曰
當搶攘之日扈行臣僚兩當各自齋飯僅免饑渴而已各官竭力奔走勢不可
盡供扈駕之臣大臣以下勿為官供只給糧料以除郡邑難支之弊 大駕駐
歇之所軍門不嚴外人任意出入當此兇賊據城變詐百出之日本兵之官慢
不舉職監司守令亦不致察極可寒心兵曹色郎及該道都事差使負並決杖
軍門兵曹堂上該道監司並推考 從之○夜引見三公備局諸臣領相李元
翼曰京畿右道命令不通宜置左右監司諸將若或如前逗留則斷不饒貸之
意下諭于都元帥左相尹昉曰忠清全羅兩道人才必多可用者宜速收用以
為慰悅之地沈悅請於江華運路要害宜定別將領一枝兵以防賊兵侵掠漕
運之患 上並從之○諭諸道曰國運極否逆逆稱兵諸將坐視京城見陷言
念及此可為痛哭 廟社遷移臣民奔竄自古亂逆何代無之稔兇極惡未有
如此賊者上念 宗社慈殿乃決南遷之計而神人共憤之逆豈容久佩遊魂
惟彼湖南實我恢復之基凡我各邑大小臣民其各倡義收聚兵糧或為進勦

或為扈衛共集大勲且免賊不無定送偽官之事如或到官先斬後聞○以李植為持平植曾為御營從事以奔潰之罪引避而遯○官軍與賊大戰于鞞峴賊兵大敗遁走初適立大功於靖社之日而朝廷待之不能滿其意適自恃其能輕視國家乃陰謀不軌及其子將被拿脅其麾下與明璉連謀舉兵而叛兩賊俱善用兵意在乘虛直搗元帥以下恒怯逗撓莫敢交鋒及馬難之敗兵勢益挫賊如履無人之地遂入京城諸將踵後而至元帥張晚初欲環守以困賊鄭忠信曰今計莫如直上鞞峴與賊決戰此兵法所謂先據北山者勝也南以興贊其計於是忠信等乘夜陣于鞞峴賊既長驅犯關自恃無敵謂可不戰而敗之詰朝舉衆出城分道以進仰險而攻砲矢不能中人諸將亦自知縱賊入城之罪殊死力戰既得地險天又助順交戰之初風勢忽反官軍乘勝士氣自倍賊遂大敗奔還斬賊兵四百餘級擒三百餘人賊率其餘衆由水口門遁走柳孝傑率二十餘騎追之是役也宣川府使金慶雲挺身力戰中丸而死○丙申 大駕駐天安時捷音已至羣議皆以為姑留此地觀勢進退故也○體察副使李時毅摠督副使崔鳴吉等馳啓言十一日昏賊適與逆璉率餘兵出水口門遁去云○以幼學金怡為義禁府都事怡魯於去邠之日迎謁進豆粥故

有是命○上下教曰此非茶啖進御之時 大妃殿外勿令供進○以南以恭
為管餉使不從令者許以軍律從事○諫院啓曰西路元帥以下敗軍之將固
當依律處置而討賊方急待其自効不敢瀆煩天聽矣江灘防守實是捍衛之
重責而御營使李貴別將韓嶠坡州牧使朴孝立等賊未渡江望風先潰此而
容貳何以策勵他人請李貴以下並先罷其職 答曰敗軍之將論以罷職苟
且甚矣大司諫鄭曄以下引避而遯○以徐渚為大司憲張維為大司諫鄭光
績為右叅贊金蓋國為刑曹叅判鄭曄為大司成趙誠立為典翰李蔡為副校
理姜碩期為修撰嚴惺為副修撰韓汝漫為京畿右道監司全湜為執義吳翮
為司諫鄭百昌為獻納吳竣為持平辛啓榮鄭弘溟為正言○引見京畿右道
觀察使韓汝漫勉勵以遣之○憲府諫院合司啓曰都元帥張晚之罪可勝言
哉擁兵逗留以賊遺君終至於 宗社播越論以軍律斷不可饒貸請亟命依
律處斷 上不從○備邊司啓曰即見柳根根狀啓則方在露梁募集三江居民
控扼津口老臣忠勇令人增氣請以柳根稱三江號召使開諭都城內外居民
俾無背順從逆之患 後之史臣曰柳根當賊勢方張之日竄伏近京之地終
不扈駕及其官軍奏捷之後自稱召募張皇馳啓有若自前倡義者然吾誰欺

欺天乎○兵曹啓曰各衙門軍官及諸將校豪悍之徒所經一路劫奪公私馬匹略無忌憚人心騷擾怨謗盈路古人有以一笠覆官鎧而尚且梟示况奪人牛馬者乎自今以後如前劫奪者一切論以軍律梟示軍門從之○下教曰影幘及廟主奉安輿床極其重大脫有意外之變急遽之際事甚可慮依壬辰年酉辛時例廟主則馬上奉載影幘則去上下軸以便奉行○引見大臣備局諸臣上曰今聞餘賊渡麻田浦向利川云驪州等地速遣人偵探可也禮曹判書李廷龜曰慶尚兵使申景裕欲率兵馬會于行在云今宜急速下諭使之直進畿輔以遏餘賊之南來者從之○丁酉大駕發天安郡向公州鷄未鳴矣議者以為餘賊豕突不無震驚行在之患莫若急往公州入保山城故侵夜發行○命左議政尹昉先往都城鎮撫遺民○全羅道觀察使李溟領兵二千人迎謁于廣程倉上慰諭再三命以所領軍兵扈駕將渡錦江近邑儒生迎候津頭者近百人○引見右議政申欽兵曹判書金塗忠清監司李命俊商講山城守禦之事領相李元翼進啓曰方今聖明在上無所失德朝廷簡拔盡是廉恥自好之人宜無召亂之由叛逆之變至於此極此如臣無狀待罪相府謀國不臧之致也上曰由予不德而致然矣○戊戌上在公州○兵曹

判書金瑬左承旨金自點請對 上引見檢察使金尚容戶曹判書沈悅體察

副使鄭晔亦請對入侍自點曰聞賊之餘衆尚千餘人去不無承突之患車嶺

把截處只送二百人添兵為當溫陽鎮川諸處亦宜分送軍兵扼其要害瑬曰

禁衛之卒只有四千不可分兵出屯先固內守然後可以出兵遮截悅曰昨日

方伯令海濱田稅並輸于本州云此非遠圖請先輸近處山郡田稅而海濱則

宜觀勢處置 從之全羅兵使尹璠隨後入謁 上謂曰卿當為守城大將何

以為計璠對曰全羅監司兩領軍兵其數四千恐不足於分守援兵續至然後

可以調用矣 上曰此城形勢何如璠曰此城形勢則好矣自點曰 大駕來

駐于此宜收用本州人士以慰人心 上曰昨日路上來迎之人當令該曹抄

用矣引對未罷大將申景禎軍官來奏迺珣兩賊授首之狀 上召問其狀

軍官對言賊十二日率四十餘騎自廣州向利川屯宿慶安驛近處為其下所

斬斥候將來言故大將急先馳啟耳 上曰興安君安在對曰此則不知興安

之弟馳過軍前有逃去之狀故執而付諸京畿水使矣乃命饋酒付六品職瑬

曰山城料理今姑停之乎 上曰賊首尚未來到不可先罷守城之議○上上

山城審視形勢諸宰諸將以次侍立總督軍門金瑬進曰前峯屹然與城對峙

可合設伏俟望賊來則放砲城中應之擊鼓使登堞耳上曰將臺南面似可
受敵塗曰城外多溝壑步數甚遠矢石不相及矣上欲騎馬巡視城上左右
皆曰城上道路傾危恐難乘馬周視且不如從高慶俯瞰上於是登北樓曰
此城此面最為虛踈江岸甚狹矢石可及領相李元翼曰前有長江不至虛踈
若有人和雖下於此者猶可守也○都元帥張晚遣從事官李敏求啓聞曰臣
自到金郊之後賊兵形勢連續馳報而或有道阻而還者渡臨津偵探則聞言
大駕已出都城臣等受命討賊不能捍遏凶鋒至使至尊倉皇出狩以賊
遺君父之罪固所難免伏地待罪賊兵昨夕屯宿礪峴云今方督率諸將遠送
哨騎探其進止賊若入城則臣先鋒將鄭忠信南以興遣滄申景瓊金完柳
孝傑等統精銳步騎四千餘兵進據鞍峴一以繫屬都民一以牽掣賊勢而一
邊傳令于副元帥李曙及黃海監司林愾水原府使李景立等各領所部兵齊
向東路進陣城外東西相應指期克復而糧餉難繼最是切憂請輸送江都儲
穀數百石以為接濟之策云○兩司合啓曰人臣之義主辱當死為將之責失
律必誅都元帥張晚身任闔外之寄逆賊稱兵之變起於管下義當投袂而起
赴即殲滅不以賊遺君父而未嘗遽前躡後一挫賊鋒終至都城不守車駕南

狩按以軍法固其宜也第策勵諸將收復京城以功掩過當從末減請命白衣領職以責後效再啓 從之○憲府啓曰受命為將失律者死古之軍志也李曙身為大將徘徊中路巧避賊鋒至於賊敗就戮而終不追躡李景立專防江岸為臨津上下節制之將不為分兵堅守縱賊渡江而狀啓之辭有若陽為順從情狀叵測終乃殺遣師徒獨身逃竄朴孝立防守臨津下灘望風奔潰使天塹之險如履平地韓嶠以副將賊未臨江先倡逃走之計竄身鄉村不為待罪行在物情痛憤請副元帥李曙防禦使李景立坡州牧使朴孝立前郡守韓嶠請命依軍律處置主辱臣死臣子分義也賊變孔棘車駕南狩則百司之官凡有職守者所當執勦以從而出城今已七日尚有不赴行在者其臨亂後君之罪大矣自十四日以前來赴者外文武蔭官宗室在職者並削去仕版 答曰朴孝立事依啓李曙韓嶠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自效李景立必是行計之事豈有他心哉然不無潰還之罪罷職未赴行在人負分明老病者外其餘並罷職宗室之未及來赴必是貧窮無馬之致勿為論罪可矣○諫院啓曰御營使李貴既已受命視師江上則所當董督諸將盡力把守使賊不得過江而賊鋒未到先自奔還致今天塹失守其恇怯誤事之罪不可不治請命白衣扈駕副將

韓嶠首倡奔北之議躍馬先走使諸將望風潰散而又不赴國難私自奔竄其
債事忘君之罪不一而足坡州牧使朴孝立分守大灘而未及交鋒先棄信地
請並依律處斷賊逆千古無凡有血氣者皆當瞑目張膽思欲食肉寢
皮之不暇而防禦使李景立顯有舉軍投降之迹所謂陽為順從云者此豈人
臣所當萌於心者乎其心所在昭不可掩况有師潰奔還之罪乎請亟拿鞠依
律定罪副元帥李曙領率大兵專制閫外自狻猊失利之後賊勢猖獗長驅渡
江而不能疾趨勤王致有蒙塵之變及官軍乘勝賊已窮蹙又不能堅守東路
使賊漏網稽誅其誤事失機之罪不可不治請命白衣從軍立功自效體察副
使申鑑去邠之日受命整齊舡隻及聞大駕出城之報則兩當奔走行在而
經自逃竄尚不復命以秩高宰臣當急難之際烏竄求活請命速竄頃因相臣
陳啓凡被罪之人除罪犯綱常者外悉皆赦宥向來罪累之人若非兇賊黨與
皆是罪人支屬其得免刑戮亦幸矣當此變亂之日若悉從蕩滌則是國家之
不幸為兇徒之大幸也揆諸事理恐涉無據且聞變起之後諸虜被罪之徒所
在鼓動頗有幸亂作禍之狀云此等兇徒豈合反加恩宥請赦宥公事勿令舉
行 荅曰依啓韓嶠李貴一體施行可矣李景立為行計耳豈有他心然不無

潰還之罪罷職申鑑亦罷職罪人赦宥勿施事不允又啓曰頃日蒼黃時光海安置處恐為賊适所劫取已遣別將由海路移置于南方矣但念多事急遽之際供億護持或有不謹則必有後日之悔請命別遣近臣急往江都申飭府官及諸別將另加謹護勿令有他且即今賊魁授首都城收復大駕當不日旋軫光海移置之舉非今日所宜亟命還為安置于江都後之江華府尹馳啓言光海已發向南方乃遣宣傳官令跟問所在護還江華○左承旨金自點請對曰當初賊造雖曰強盛而諸將望風無不奔潰皆當施以軍律至於臨津則李景立以三千軍兵尚不能堅守况如朴孝立者只以民兵數百不能抵當勢所固然若先被誅戮則獨不寬乎與敗軍諸將一時論罪未晚也姑宜拘囚以待上曰與朴孝立同罪者幾人耶臨津失守之罪勢難容貸但聞此人善治畿邑云予甚惜之奈軍律何姑為留囚以俟失律將士論罪分輕重處之可矣

○已亥

上在公州○賊將李守白奇益獻等斬适明璉等來獻行朝初賊比

至利川之境徒黨散落其下李守白奇益獻四十餘人乘夜以火攻之遂斬适明璉及其子姪仁發順生等順生即希奮奴子募兵投賊者也明璉之姪潤勇健善鬪每戰先登捕得梟示适腹心李廷培張善旭姜彥信尹廷綬沈吉

元金克立張天圭朴終彥吳永吉等既渡江中路逃去○上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相李元翼曰賊适已誅宜速定回鑾之期兵曹判書金瑬曰訓局之兵不日將到可備宿衛之用全羅軍兵宜自此罷遣 上曰十六日設科十八日回程可也宰臣請設科於駐蹕之地聳動士心故有是命元翼曰扈駕之人亦令許赴則京人鄉人之文自有優劣恐本道之人不得參也 上曰京人不可許赴瑬曰扈後中蔭官儒生亦有舉業之人不可不許赴 上曰扈從蔭官儒生及武人令吏兵曹預為籍記待還都後即為設場今則只許兩湖人赴舉可也元翼曰李守一邊滄等既立大功宜令還鎮 上曰此兩人宜加賞資以送且都監軍士逃亡者甚多何以處之元翼曰逃者懸妻子也非真叛也 上曰臨亂逃走何異於叛瑬曰若一一罪之恐軍情不安元翼曰聞韓貴人_逆母_因之禁府事體未安 上曰其然乎即令遣歸其第可也元翼曰與守白等來歸者四十人不可無賞而至於守白益獻等人皆以為宜待以不死臣獨以為褒賞之典不可不施 上曰四十人可使止於江外而獨令守白等來獻首級瑬曰獻凱節次不可落莫宜大張軍威親臨以受之 上曰令大臣議定禮曹判書李廷龜曰宜令詞臣速製露布傳告八方 上從之○禮曹啓曰羣議以為凡

獻賊時必有露布而今者破賊雖是諸將追勦之力終為其下所斬則元帥不當為露布宜以都體察使李元翼之名為露布先為封進次獻首級 答曰依為之○賊將李守白竒益獻等面縛詣軍門請罪以适明璉等六賊首級懸之竿頭以獻 上大張軍威親臨受之守白益獻等伏地曰當初不即歸順者必欲斬适而來也遣延至此萬死無惜 上命解其縛而諭之曰今雖晚矣不無其功當從後論賞姑退而待之○大赦八方 王若曰時運艱難大變猝起於心齊國威輝赫群逆悉就於殲誅慶懼之衷綸綍斯在往屬昏季寔繁兇徒三綱並隳知晉國之將亂多齊罔詔識周民之靡遺藐茲寡躬承此危緒謠悲甚楚誠肯弛於撫摩政愧蒲蘆仁未遍於施設重因刑網之多漏仍致逆節之潛萌逆賊李适韓明璉等跡出蠹微天賦桀猾方債帥之熾肆久稔蛇豕之兇及會朝之清明粗展牛羊之力因緣兵柄敢生亂階陰連遺孽指蒼天為可讐脅驅邊民窺內地之無備創殘我州府戕害我使臣寇氛瀰於郊畿兵氣逼於宮闕雖知鵠起烏合終就獨柳之誅奈此豕突鯨奔上軫長秋之慮暫勞幸陝之駕遂督屯渭之師先鋒所加大憝相剪清宮振旅未淹一旬亂領妖腰即懸雙闕茲實神明之默佑抑由中外之協扶无妄之灾轉為迓祥之日有畏則警儻

是啓聖之期 宗社之休寡昧何力嗚呼天兩助者必順理無陂而不平大刑用甲兵豈予心之所欲陽春布德澤暨一邦而維新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禮曹請陳賀 上命停之又請曰今此逆賊千古之所未有而十日之內收復京城 宗社之慶莫大於此自 上雖過為謙冲不欲受賀其於臣民之缺望何哉 卷曰予何顏受賀其停之三司力請乃許之○兩司合啓曰逆賊璉久畜異志陰結賊徒之狀盡出於諸賊之招及兇鋒犯闕 大駕播越之日璉逃歸賊藪圖竊名號兇賊敗潰擁衛同走尚未就捕久稽邦刑請明告中外廣加跟捕按律處斷 從之○左議政尹昉馳啓請散遣兩元帥軍兵歸農無令失時從之○諫院啓曰賊鋒逼近鑾輿播越大小臣僚皆當奔走執戟捍衛君父三司侍從則比之庶官事體又別而掌令李瀛修撰閔有慶以在京從仕之人不為扈駕瀛則昨始追到陳疏自解尤為可駭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莫重者軍律莫嚴者公議朴孝立先棄信地縱賊渡江致有蒙塵之變公議齊發請行軍律既蒙允俞而因近臣私庇之請旋命仍囚公議見沮軍律頓廢恐非細事也豈可以勲勞治績掩其愆師失律之罪乎請依律處斷左承旨金自點曲庇朴孝立再三陳啓沮遏公議撓廢軍律請從重推考知事李尚毅崔瓘刑曹叅

議趙續韓判決事李愬工曹正郎李晉英司正李炷或以一品重臣或以秩高
名官或以久在近密之臣當君父蒙塵廟貌顛倒之日不即執鞫隨駕而或有
終始不來者或有緩緩來到者如李愬祖子孫三人無一介赴難者請並削奪
官爵崔瓘趙續韓昨日退到與終不來謁者有間請罷職不叙罪人尹伸以賊
璉妻父方在安置中而潛入京城締結兇徒謀為不軌擁立逆璉之狀國言藉
藉昭不可掩請拿鞫依律處斷前後逆獄干連在囚人等情重難赦者論以處
斬事啓下之後 大駕去邠事多蒼黃應斬罪人等乘時逃脫至有戕殺獄吏
者想其情跡甚於逆徒到今事定之後豈可令渠漏網逃生容息於覆載之間
請令禁府一一查出行會中物色跟捕依律處斷 答曰依啓不赴行在人
負還都後分輕重論罪可矣後命李翼閔者慶削職○憲府啓曰訓練大將申
景禎統率禁旅為 大駕捍後之任雖不能背水決死亦當與忠清兵使李堯
協力把截漢水使賊不得渡江而退屯水原獻捷之後始為前進其懼怯退縮
之罪大矣請命削職不從又啓曰麻田郡守梁貴生以上流把截之將聞賊兵
渡江散遣其軍獨身逃還請下諭元帥使之為示 答曰貴生之罪比諸孝立
有間削奪官爵邊遠定配○上詣 宗廟權安所告平賊行獻馘之禮領議政

李元翼率百官上箋陳賀○以李景稷為水原府使李植為弘文館修撰○庚子 上在公州○親試文武士賜洪霄等五人及第霄後改名翼漢公州人無叅榜者而儒生姜允亨之作居入格五人之次承旨權盡已請除職以慰本州之心 上特賜及第○上召全羅道將官等入內庭使承旨金自點諭之曰爾等千里赴難深嘉為國之誠但廢農勤王深用未安對曰 聖教至此不知所達○玉堂上劄曰軍律至嚴不可以貴勢免御營使李貴既已受命視師則不當董率諸軍把守江津而望見賊鋒脫身先走士卒因以奔潰賊乃游水取舩從容過江以致 廟社蒙塵乘輿播越雖梟示軍門未足以快神人之憤而兩司只請按律於副將韓嶠及朴孝立等而貴以貴勢獨免論議之疲軟莫甚於此請李貴韓嶠與朴孝立一體按律定罪以肅軍律以正王法 荅曰凡罪自有輕重欲並施重律未知其意之所在也勿為如此之論○大司諫張維等啟曰李貴以勲舊重臣受命視師與領兵將官把守信地者事體有異防灘諸處兵力單弱而賊勢猖獗未易遮遏故知難而退以為扈衛京輦之計若擬以朴孝立等徑棄信地之律恐非得中况貴有社稷大功不可因一貴而遽加重律故臣等以白衣扈駕論啓矣今被王堂之斥何敢偃然仍冒 荅曰玉堂謀陷

勲臣之言何足與較此非辭避之時勿辭○玉堂復上劄曰臣等伏見 睿諫院避嫌之批辭旨嚴切以謀陷勲臣為教不勝惶恐戰慄之至第念重臣視師士卒屬望而見賊先遁一軍隨潰則把守之將雖欲獨守得乎昔宋之虞允文以參謀官猶能代領諸軍擊破虜况李貴既以視師為任恇怯失措脫身逃走以致崩潰之禍其罪不亦大乎臣等豈不知李貴之功存社稷而不可以功掩罪臣等之請只欲振軍律立紀綱豈有一毫謀陷之意哉妄論勲舊罪不可貳請下司敗以正謀陷勲臣之罪 睿曰勿待罪○璉伏誅璉 宣祖大王後官出也封興安君為人庸暗且有悖行至是與适內外相應陰謀不軌出於諸賊之供臺諫請安置南方 上不從置之官中南幸之日命使隨駕璉逃入賊中搗饋适軍适加以偽彌稱旨除官及适敗與适出走适之被斬逃匿有日适是捕得沈器遠申景禎與張晚相議即於軍中縊殺之○憲府諫院皆啓曰逆璉罪惡覆載所不容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臣等請跟捕按律處置已蒙允俞則自是應誅之人而今見張晚等狀啟已與沈器遠申景禎等相議處斷不待朝命徑先擅殺此雖愚於討賊不暇稟裁而揆以國體恐啓日後無窮之弊請張晚李時發林愾沈器遠申景禎並命拿推以為帥臣專擅者之戒 睿曰張

晚等姑先推考沈器遠申景禎拿推仍下教曰沈器遠等擅自處置予甚痛恨
卽後當拿鞫定罪現則令該曹禮葬且命進素膳禮曹言禮葬之不可乃寢
) 辛丑 上在公州○領議政李允翼請對 上引見備局有司堂上亦令入
侍 上曰監兵使以勤王來者不可無褒賞欲與卿議定矣元翼曰兩湖民力
已竭不可不蠲其徭役 上曰欲限今年蠲減之矣元翼曰何但今年撫我則
后虐我則讐若一向箕斂則民之怨懟者必將勝我矣 上曰不待反覆敷奏
予已知之矣兩湖徭役雖當蠲減不可無區別扈衛後戰之士則雖京畿兩西
亦可減也公州駐蹕之地亦宜復除元翼曰將官等宜一體施之各減大同米
一斗何如 上曰一斗米恨其少也公州則減二斗所經各官則減一斗而皆
限以三年年或凶荒則臨時又減可也承旨李廷籲曰減租之令已及於兩湖
京畿兩西慶尚亦一體施之乎 上曰然咸鏡軍兵亦為一體施行可也元翼
曰 殿下當此之時雖或惕厲一意撫恤而至於還入京都宴安為心則能保
其勿忘乎自今朝廷百官亦宜務從簡約一如播越之時也戶曹判書沈悅曰
古語所謂無忘在莒之時正此意也 上曰 慈殿供奉之外何事不可減乎
上又曰西來戰士不可使落莫而歸宜速下諭左相使之慰諭或有未及歸

者使留待大駕可也元翼曰四大將軍官徒費廩粟而臨亂多有不來者反不如都監軍士也都監軍士則申景禎受命出征之時皆思賈勇而師竟不出故反為沮喪云矣○上命加資忠清監司李命俊兵使李莞全羅監司李溟公州牧使宋興周時 上方駐蹕公州故有是命溟率兵先赴行在故並賞之○禮曹啓曰明日乃寒食也各陵則已令奉常寺略備設行 宗廟南別殿則宜令廟司焚香告以未得設祭之由且告即日還都之意 從之○上下教曰李貴前以臺諫所論使之白衣扈駕矣本非領軍之將且經大赦其令仍率所屬軍官扈衛上京仍命復其官爵○上引見司業金長生寧越郡守朴知誠 上曰予遭此大變尚何言哉金長生對曰逆變何代無之惟當發行節儉之政收捨人心凡御供之物一切減省可也 上曰還都後當相議減省矣長生曰去冬屢有召命元子亦為下招而老病之人不能冒寒赴召迫切未安 上曰今則日氣稍溫與予俱歸教諭元子可乎長生曰敢不惟命而但恐老病已甚不得久留也知誠曰此賊雖平國事猶有可憂凡事務從簡約雖以狃道行之未為不可惟以安民講武為急務耳 上曰有 宗廟百官之禮自然弊及民耳長生曰變亂之初湖中人士勸臣為義兵將士子則爭為響應而庶民絕無應者

民情之怨懟此可見矣承旨權盡已曰明日動駕則二十三日當入京城是日乃俗忌日也外議以為宜改擇也 上曰若改擇則恐遷延日子以貽民弊也知誠曰太史之占古亦有之此亦不可廢也長生曰人事為主卜說何關○適軍官朴廷澍吳永吉等逃竄被捕梟示軍門適女壻吳世隆定配絕島而未及押送逆賊成琢之父宏烈未及屢絞至是皆來現命世隆押送配所宏烈免其緣坐○壬寅 大駕發公州大將申景禎自京來赴以其兵扈衛○夕次全義縣揔督副使崔鳴吉迎謁于道史臣曰李曙申景禎等俱以武將或握征討之權而不能交鋒徘徊山谷或受進德之命而竟不出師退次遠地而鳴吉以白面書生獨能不避險危當江岸師潰之時出萬死一生之計還渡臨津與元帥會言辭慷慨激動其舅晚即鳴吉之婦翁也遂成沙峴之捷當時受命征討之臣能知忘身循國之義者唯鳴吉一人而已○憲府啓曰延平府院君李貴視師江上徑自奔還因諫院論以白衣扈駕纔蒙準請而旋下復爵之命非但物情之駭憤大駕旋軫之際都民聳觀而失律之臣隨班本品有駭瞻聆請還收復職之命 答曰李貴之罪已經大赦赦宥何妨○諫院啓曰李應禰以滿贓應死之人幸脫刑章物情之憤惋久矣今者中外盛傳應禰投賊作將如此兇悖之人

不可容息於覆載之間請梟示軍門 荅曰拿鞫可矣○清州人蔡宗吉募兵
二百人赴行在扈駕上京 上嘉之遂拜六品職○癸卯 大駕發全義縣夕
次稷山縣○諫院啓曰延安府使竒協曾為黃海監司時貪黷狼藉與白大珩
鄭榮國並稱反正之後幸免罪罰復齒衣冠之列及 大駕南遷最後追到得
授本職若使海西人民聞協之來必喪膽失望歸怨於朝家如此之人豈可玷
辱清朝請削去仕版累啓只命罷職又啓曰前府使吳煥本以患失鄙夫諂附
賊臣圖得名宦其子世隆以賊适之婿乘亂出獄煥所當率子歸命而來謁最
晚勢得人頸有若殺賊獻馘者然其為情狀殆不可掩請圍籬安置再啓命遠
竄○甲辰 大駕發稷山縣夕次水原府○禮曹啓曰即聞 宗廟守僕等之
言則祭器沉藏於神井而並被偷失去今以脯果略行告禮則既無黍稷稻粱
祭器雖不備可也爵則不可代以他器請文廟所用之爵姑為取用 上從之
○是日大兩雪下教曰扈衛軍兵冒雪泥途遍身濡濕極為矜惻宜即罷陣俾
得各就民舍以燎其衣○乙巳 大駕發水原府夕次果川縣○兵曹判書金
瑬承旨金自點請對金瑬曰都元帥功罪相當不得不薄施白衣之譴但聞軍
情以此沮喪似當有格外恩典以慰士心 上曰縱賊入京烏得無罪乎督戰

御史崔覲入見 上問曰此賊形勢如何而縱之入京乎對曰我軍彌令多門紀律不立所在奔北臣受命督戰而名位不重不能施律矣塗曰李景立情形叵測崔覲自京來必有聞見覲曰都中之人皆言景立結陣城東以書請降俄聞明璉有殺而奪其軍之意不果投入去 上曰鞍峴戰功誰居第一覲對曰鄭忠信南以典主謀柳孝傑李希騫力戰邊渝在後斬退而李守一結陣淨土退縮不進元帥大怒欲斬兵房軍官然後始進其軍結陣統後矣當初元帥不即追勦臣等亦以為咎及聞其言則衆寡不敵若輕犯而敗則無復可為欲行計使賊散落然後擊之故如是遲延云此言亦然矣 上曰然則李守一非元功前日之聞誤矣塗曰蔣後琬奔敗之後投入賊中云投入之說雖不可信而奔潰之罪無疑請按律 上曰拿問處之○上引見領議政李元翼元翼曰明日還都當詣 宗廟行慰安之禮 大駕不可不先行 上曰當奉 慈殿以入先往無乃未安乎元翼曰 上意若以先行為未安亦何可固請也 上曰為國之道在信賞必罰方今可賞可罰者甚多何以則得其宜耶元翼曰今見尹昉狀啓可謂善處矣 上曰非謂此也將士之有功有罪者何以明覈其實而賞罰之耶鞍峴之功初以李守一邊渝為首今聞崔覲之言則有不然者元

翼曰李守一力戰之事臣亦詳聞而李希騫之功為多云張晚初雖不力戰而收復之功晚實當之且聞西來將士聞大駕播越莫不憤慨皆有聞志卒能成功今聞主將被譴衆情沮喪至有垂涕者云上曰賊之入城晚之罪也旋為收復亦晚之功也不可不先論其罪而後賞其功幸而收復之功終出於晚若使他人成功則晚何以得免軍律乎○誅适弟遇姪得仁者斤同○丙午大駕發果川縣到良才驛都元帥張晚以白衣伏於道左待罪上駐馬遣承旨諭之曰不能遮遏使賊入城固有罪矣而董率諸軍克復京城功亦大矣今特復其官爵宜脫白衣扈駕李時發李守一林愔邊滄柳孝傑金完等與其麾下數十人伏謁于沙平院上駐馬良久曰克復都城卿等之力慰諭甚至○左議政尹昉出迎沙平院上引見謂曰都城人民有為賊所害者耶昉曰賊敗入城之後殺都民八十餘人賊初至募兵於城中投入者甚多其中尤甚現著者諸將所誅戮及臣所處置幾二百人矣先海日記時政記散失殆盡購得之數不滿十分之一矣○午大駕自崇禮門入士女傾城夾路聚觀直詣太廟奉安神主行還安慰安祭晡時入慶德宮○丁未禮曹啓曰今此賊變出於不意至於廟社播越車駕蒙塵而十日之內殲滅巨魁收復京城此誠前

古所未有之大慶也還都之日父老士民填咽歡迎 七廟重安舊廟三殿復
御新闕請亟行陳賀之禮大臣亦力請之 上答曰因予不辟遭此無前之變
雖賴將士之力即復京城其於予心慚痛如何賀禮決不可受不允禮曹又啓
聖意過執撝謙雖不敢更請陳賀頒教之禮有不可已 從之○諫院啓曰自
古國家承大亂之後必須痛加節約然後財不傷民不病以成匡復之業如衛
文公之在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我 宣廟值壬辰之變還都之
後宮府調度悉皆減損以致中興之烈此今日之所當法也國家自經昏亂以
來民窮財盡嗷嗷於塗炭之中反正之後政令施設未有以大慰民心者而加
之以師旅仍之以饑饉中外赤立怨譴朋興繼以逆豎稱兵徵兵運餉八路繹
騷而 大駕所經一路及駐蹕之所供頓之費皆出於民公私掃地無旬日之
儲况旱乾方酷春耕失時前頭事勢萬端可憂今若不思更張之宜凡百用度
一如前日則予遺之民决無支保之望請自今 廟社陵寢祭享三殿御供進
上方物下至百僚俸廩悉從裁損一依壬辰後故事朔膳進上元非國初法制
雖在平日猶當有所變通况此搶攘之時尤宜一切革罷并令大臣及有司後
速勘定施行國家不當設無名之科以啓士子僥倖之門 大駕駐蹕之所設

科取士者所以慰悅一道聳動士心猶之可也若扈駕士人則或有隨父兄而往者或有帶職名而行者其誠雖可嘉然自當有酬報之典豈可別設一科以貽科目混雜之弊乎前日舉義時士子輩自 上有設科之命而朝議以為不可力爭而止今此扈駕士人論其忠勤當在舉義之下而獨令設科事涉未妥請扈駕士人設科勿為舉行 答曰廟社祭享似難減損進上事當令有司量減焉設科事決不可食言勿為更煩累啓後之○上御資政殿引見備局堂上及西來將士張晚曰臣受命專閫不能禦賊以致乘輿播越臣罪萬死幸賴諸將用命粗效克復之績耳賊兵一萬數千而臣之麾下則素無軍卒數日糾合僅得數千萬一蹙跌事必不測是以行計間諜使賊自潰四千之兵一時皆散自此之後其勢削弱終至於敗耳 上曰當初賊遁之直擣也每恨卿不即進戰今聞卿言衆寡不敵而然也終能一捷收京不淹旬日正賴卿當初行計畢竟力戰之功也晚曰李曙非逗遛不進之人其罪可恕 上曰江灘不守非曙之罪青石洞口擁兵不戰是其罪也 上曰鞍峴之戰誰為元功晚曰專主畫策者鄭忠信南以興也右議政申欽曰賊平之後論功最難必使軍情洽然後可以聳動矣 上曰己令領相與張晚議慶矣左議政尹昉曰領相以病未

得進來尤帥在此可以議定矣且還都之日所當布告八方而昨日陳賀之啓不得蒙允此實謙冲之至意也欽曰不允陳賀之請甚是義事願上終始此心焉上曰軍中犯律者幾人晚曰臣軍中無犯律之人而偏裨小將一二人有斬之者矣上曰守令中亦有之耶晚曰李寅卿岐灘之戰未及成陣而敗此罪可斬而情有可恕故決杖耳申景珪招之不來顯有逗遛之跡初欲依律處斷而更與李時發議之則令出多門莫適所從而然故亦決杖軍前朴孝立事極痛惋而朝廷已為處斷矣承旨金自黜曰曾因臺諫所啓有申景禎沈器遠等還都後處置之命矣逆璉之罪雖寸斬不足以洩神人之憤上曰不在多言所當囚禁以待之殺戮王子無異將佐是何意歟昉曰臣未及入城之前已為處斷以臣料之則雖使自當不過如斯而已欽曰此雖王子已竊名號不可以王子待之也昉曰今觀此闕制度宏壯丹青輝煌人主苟或不戒則侈心必生請山亭別閣之無用者亟命毀撤上曰何至毀撤但當棄而不居耳禮曹判書李廷龜曰國家所恃者西邊將卒也今不可待之落莫將官則方為論功而士卒亦當有酬勞之典上曰賞功之典務得其宜而已何可有所計較而濫施哉○命旌林檜朴永緒馬佑賢等門閭賊迨敗走之日檜以廣州牧使粹

遇於慶安驛為賊所執槍擣馬不屈遂被害永緒薪橋之敗罵賊而死喬桐校
生馬佑賢以李曙軍官偵探賊兵遇賊不屈賊斷其首懸于松都通衢左議政
尹昉啓於榻前請加追獎故有是命○上下教曰戰亡將士返葬時使所經各
官護送力戰之將失律之人亦令帥臣一一查啓○戊申下申景禎沈器遠于
吏各削一資○領議政李元翼辭體察之任上不許○特命以南以興為延
安府使○備邊司啓曰頃見都督咨文則欲發兵二萬以助討逆雖因賊已敗
散未果出兵而為我國助順之意不可不謝且覩咨內事意則賊逆叛狀未能
詳知宜以賊逆搆逆之狀明白措辭仍以小賊雖或跳梁逆順所在旋即殄滅
等語及於揭帖中上從之○義禁府啓曰逆魁逆明璉及梅遂宗慶明璉姪
等緣坐籍沒破家瀦澤等事今將舉行而韓訢鄭燦成琢韓濬丁碩弼等皆是
鞫廳承服後正刑者廷培仁發降倭高孝乃等雖未就服而誅亦是叛賊之尤
者請並依逆等行之 答曰依為之且逆逆腹心豈特廷培仁發等數人而已
乎更為覈處禁府乃請李邦弼朴廷澍吳永吉韓潤李瑜朴從彦李忠吉金廷
立等亦緣坐籍沒且令元帥查出戰陣中逆逆腹心罪合緣坐者李瓌權大振
崔德雯康綽金宗立金天京裴擇日朴順生等一體施律○上御資政殿引見

三公及兵曹判書金瑩延平君李貴兩司長官領議政李元翼曰壬辰之變亂
民焚闕而未有刑辟故今又如極可痛惋宜懸賞購捕以施軍律李貴曰前
朝官安宗吉壬辰之亂投入賊中今又送其三子于逆适為內應之計士大夫
尚如此况下賤乎請安宗吉及其三子並拿囚 上曰附賊之人不可一一治
罪但其中尤甚者及出郊迎賊者則不可不治瑩曰 大駕出城之日朴承宗
家奴多數成羣亂入臣家封窓戶招洞內人使之看護此輩既已結黨何以處
之貴曰朴自興妻亦來臣家封門戶云瑩入承宗家實入自興家故其家
人乘亂有還占之之兩人有是言 上曰
此輩何足問但焚闕之人不可不購得治之也 上曰逆賊雖平前頭國事極
多可虞何為而可元翼曰 上在公州時有務行簡約悉減徭賦之教今見臺
諫批荅有曰 宗社祭享不可蠲減臣竊惑焉民苟安矣 宗社血食可以永
久而民苟不安則國隨以亡 宗廟不血食矣然則蠲減祭享之典乃所以奉
先思孝之道也 上曰祭享蠲減事體極重予甚難處未知諸宰之意何如貴
曰裁損大祭盞豆之數而降同朔望之典至於朔望則只焚香可也瑩曰祭享
之典姑從簡略一意安民治兵備寇以待民力之寬可也維曰祭享先減而
慈殿供上之物亦當次第節損矣 上曰此極未安但當限年量減耳元翼曰

貢獻中難得之物宜以易辦者代之或可全減片脯甚難措備亦當以大口魚代用上曰私家之祭亦用脯鹽片脯則不可專廢宜減其數元翼曰百官自隸亦當全減矣滄曰李景立事大臣臺諫咸在今可議處矣皆曰景立既有失守之罪又有附賊之跡不可容貸上曰此人有大功減死何如大司憲徐涓曰不誅此人何以行國法乎左議政尹昉曰禁旅不為扈從者近千人使之蜀防西邊而宜以四大將軍官扈駕者代充宿衛上曰與張晚商量善處元翼又辭體察之任上不許貴曰目今內憂外患尚爾未祛體察之任豈可輕遶且依李恒福為體察時例西方守令使體府薦舉則庶得其人矣上曰此事甚好可依前例行之元翼曰臣全不知人才決難承當也○以李植為吏曹佐郎金長生為尚衣院正○己酉延平府院君李貴上劄言沈器遠等處置逆瑛揆之古法而無違叅之大義而無失三司之請拿器遠等殊無人臣討逆之義請治三司忘君緩逆之罪大司諫張維等啓曰逆瑛罪狀臣等曾已論列請物色跟捕依律處斷已蒙允可則捕得之後自當檻送行朝明正典刑而申景禎沈器遠等不稟朝命徑先處斷雖出於為國受過之意而不無後日之弊故臣等論啓請罪矣今見李貴劄辭則以不識義理忘君緩逆顯加譏斥臣等何敢

自以為是而偃然仍冒乎憲府王堂以此相繼引避而出○命犒饗元帥以下
西來諸將士于訓練院遣近臣慰諭且賜樂以寵之○下教諭中外大小人民
曰天誅既訖憤已洩於神人法駕初還慶實在於宗社前言已悉申諭奚殫
痛矣賊适明璉之稔惡甚於希烈朱泚之作逆官為副帥錄於勲籍則何以加
起自賤隸界以巡邊猶不知足射天之計已露人或言盈庭之議欲誅予尚
不忍有固極之恩也何所負而反耶伺諸將專力邊疆逞凶圖猝薄畿輔事出
倉卒暫勞方岳之行計在權宜不辭盤屋之苦幸賴師武臣力聿見腹敗枝披
七廟綿休荷先靈之默佑三朝備禮奉長樂之歡顏於戲瘡痍尚多若疾痛之
在已流散未集處崇高而何心惟前後發從之徒在所當怒况終始力戰之士
夫豈可忘肆當同慶之辰誕告維新之意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金瑤之
辭○上御資政殿引見統制使具仁宦上曰卿之所率軍兵幾何仁宦曰臣
抄選精銳五百以來而皆步兵也以此未及赴難矣上曰今番逆變諸將崩
潰無敢當者思卿望卿到此益切仁宦曰臣雖來何能有為但一戰決死者是
臣志也上曰李重老有老父慘矣慘矣仁宦曰重老之頭今幸得來云上
曰何以得之仁宦曰柳孝傑得於衆屍中裹以戰服埋而表之故得來云○玉

堂上劄略曰今茲适賊之禍實我國所未有之變也雖賴皇天默佑僅能蕩平而君臣上下殊未有至誠惻怛內訟改絃之計悠悠泛泛玩愒猶前宜即下罪己之教諭以悔禍之意至誠求言使中外大小臣庶各陳致亂之由挽衰改紀之策苟有忠言至論不但翕受敷施斷然行之仍以識拔其人俾當其責至於捐上益下約已便民安集已散之民迓續垂絕之命則諫院所陳節減之論誠為切至伏願 殿下亟從其言以行節儉之政且廓言路以來直截之論 上

嘉納之○江原監司尹安國馳啓曰适孽弟避及姪櫓等杆城郡捕送之際聞遁入城作亂脫逃櫓則捕獲嚴囚避則方加跟捕且适妻孽甥李瑗自王獄脫出往投賊陣李邦弼子察瓘璘等皆入賊陣持賊傳令作亂于洪川賊敗後皆逃竄山谷並捕得梟示首惡李邦弼嚴囚以待朝命云禁府令本道並將邦弼櫓梟示境上○梟示明璉母及其妻妾子澗瀾壻鄭復誠妻甥李番軍官金國昌奴子順茂等於海西子瀾以訓戒僉使在北路亦令於所在梟示○梟示适軍官安賢申繼洪崔堤吉得禮洪漢明於陽德○庚戌 上下教曰京畿物膳逐日供上甚為民弊三日一進且 大妃殿外畿甸朔膳權減諸道朔膳三朔一進而並以三丰為限○以張顯光為掌令李堉為執義李行遠為弘文館正

字李昭漢為弘文館博士張晚為判中樞府事○諫院啓曰原州牧使柳澈聞賊入都城棄官逃走賊敗之後來見監司覓取印信重林察訪房元震當大駕出城之日棄印逃走潛歸其家情狀可惡請並削去仕版 卷曰削職○憲府啓曰訓鍊大將申景禎統率禁旅為大駕捍後之任雖不能背水決死亦當與忠清兵使李堯協力把截漢水傳檄于東西帥臣以圖恢復而一向退步至於水原獻捷之後始為前進其恒怯退縮之狀著矣不可仍授大將之任請命削職臣等取考慶尚監司閔聖徵屢置權縉狀啓則有人路逢兩人持弓矢走至梁山云而只曰有人不言其姓名逢着兩人亦不為跟捕且曰權縉近日氣色荒唐云而亦不詳其異常端緒徒以道路疑似之傳至於矯命擅殺其流之弊有不可言請命拿推 答曰申景禎雖有進退失宜之罪此時大將不可適易閔聖徵難免其妄作之罪然臨亂屢變之道似不可已權縉亦非正人在京之人何以知其必無凶謀○辛亥諫院啓曰都下人心本來狡猾凶賊入城之時或有迎附賊魁者或有焚燬宮闈者或有偷竊帑藏者或有打破第宅者若論其罪則雖一一梟夷誠無足惜但必欲窮治則衆心駭懼或致意外之憂須以撫輯為先以為鎮定之地而還都之後各衙門及士大夫或催徵官府之

物或摘發作亂之輩或報復被辱之人或懲治破家之徒紛紜係累不勝其擾
若此不已則人心無時可定為今急務莫若特下明旨丁寧諭告凡既往罪犯
一切勿問如有以非法推徵等事隨見痛治惟焚燬官闕損破廟社物件者
情犯難恕令有司摘發誅其首倡者其他則一切勿問之意令司憲府漢城府
掛榜通諭前哨官鄭鑄領兵赴戰岐灘之敗投入賊中鞍峴之戰為賊先鋒如
此兇逆之徒不可使容息於覆載之間請拿致梟示上從之體府從事官崔
覲以為鑄為賊所執至鞍峴始投官軍助戰為李守白兩射諫院之啟非是言
于都體察使啟請更查大司諫張維等啟曰崔覲為鑄伸救語多不近若曰自
賊陣逃歸之際為賊追射則矢當著背不當著面然則所中之箭明是官軍之
箭耳矢石交集之際何以知其必為李守白之矢乎當初鑄自言於副體察使
李時發曰岐灘陷賊同與入城鞍峴之戰使為先鋒為官軍所射中其時帥府
從事官參見而詳聞不可誣也崔覲信聽游辭曲加庇護張皇辭說瞞報體府
請罷其職鄭鑄亦依前旨行之上命罷覲而鑄則令拿鞫處置○壬子禮曹
啟曰日本信使之送事體重大決難輕許廟堂之意亦欲姑待一二年議處今
者狀啟又如留館之倭幾至千名而以信使之請遲留不去連續更來則非

但支持為難倭情叵測意外之變亦不可不慮目今事勢與前大異不可無權宜之策雖許信使豈必於春夏前發送乎姑宜措辭許之使之速為撤歸以紓目前之急令廟堂急速議處大臣請依禮曹之言 從之○憲府啟曰公州牧使宋興周以布衣筮仕為察訪別無勞績而超陞為牧使名器之猥濫已極可駭行幸駐駕纔經五六月以守牧使超通政恩賞之僭雖一歲三遷未之為比物議之喧騰久而愈激請宋興周堂上加改正 荅曰已加之資今不可還收又啟曰罪人李景立非特失律附賊之狀明白無疑未及正刑徑自殞斃其為奸計蓋欲全其首領而保其勲名所謂死有餘罪者此之謂也請削勲籍 荅曰水原將官推問後削勲可矣又啟曰朴孝立以把守江灘之將與賊潛通任其渡江而退入山城縛送把摠于賊陣輸致火藥火器之說騰播都下請令查問如得其實狀與李景立一體施行 從之○上御資政殿引見三公曰西來將士今將慰諭而未有賞賚之典則以為落莫何以處之左相尹昉曰賞賚不在物之多少而只在特施恩典耳 上曰欲以三千兩銀送于元帥分等頒給何如李元翼曰大將則自上直為賜給而副將以下則使元帥分給可也 上曰元帥則給百兩其餘則使元帥分等頒賜 上曰元帥縱賊入京雖有其

罪而不日匡復功亦大矣錄勲之典何以為之三公皆曰李夢鶴時亦有錄勲之舉今日似當錄功矣上曰元帥書啓人若是其多盡為錄勲可乎左相尹昉右相申欽曰使元帥更加參酌可也上曰扈從之臣亦可錄功僉曰此臣子職分內事何功之有道里不遠日月不久且文武百官扈從者甚衆何可遍施恩典耶上又曰附賊人中士夫則不可不治庶人則置而勿問可也且都監軍士逃亡者幾人元翼曰八百人矣上曰幾至三分之一矣昉曰閔聖徵狀啓中至有觀望等語嶺南士心必為憤惋矣元翼曰聖徵慮一道之人不即舉義輕發此言耳上曰其處置權縉何如縉或有生變之事則不可說也元翼曰閔聖徵既被臺論似難察任今姑適之可矣又曰江都保障不可緩也胡來則必為駐蹕之所李聖求善治可專任勿易也上曰廢朝時全數復戶今可遵例蠲減無使重其役也○上出御隆政殿引西來將士南以興柳舜懋等三十人皆陞殿軍官立于殿外而上使承旨李廷黼傳教曰汝等遠來力戰討平劇賊不日克復倘非汝等予何以回鑾汝等之功朝廷自當論賞姑以銀三千兩賊馬若干匹使元帥分給矣皆拜謝而退○上下教曰逆適及朋璉族屬限三寸仍囚四寸則並極邊之配領議政李元翼啓於榻前曰逆賊四寸並

令遠配妻妾之親亦為論罪似非國典 上乃命妻妾親勿為論罪異姓四寸亦為降等施律禁府啓言逆梅妻娉李日華法不當緣坐而其父秬同參逆謀已為梟示日華宜定配邊遠逆適孽妹子朴荃亦宜加等遠竄 上命並配絕島○癸丑大臣與戶禮曹兩司長官同議裁減祭享皆以為宜停各陵五享大祭 宗廟朔望禮曹以此啓稟 上令大臣更議大臣請如前議而且具告辭遣官告廟 上從之○諫院啓曰變起之初懸賞購募使斬賊魁來獻乃是兵家招降之計若賊兵未入都城之前有能如是者自可依約施賞及官軍大捷賊勢大蹙比到利川兵不滿百村夫傭卒皆能執縛益獻等始則誠心從賊終乃勢窮斬賊從賊之罪重而斬賊之功輕誅不行而賞先施恐有乖於國典也况益獻等自初同惡為賊盡力前後與官軍格鬪其所殺傷者必多關西將士聞益獻等不伏王誅扼腕不平至有欲手刃者而今至有加資之命賞罰失當將士憤惋非所以遏亂賊而懲奸究也益獻則曾有送款元帥之書猶可以此自解守白則當初賊逆聚諸將殺都事之時首贊逆謀先捨則以事往他郡變起之後賊逆招書元帥傳令同時而至先捨徑歸賊所終始同逆比之明璉略無差別請亟收加資之命益獻則待以不死先捨守白等令有司按法處斷以

嚴討逆之典

答曰益獻等後賊之罪雖重而不無斬賊之功一資之加似不

可廢勿為煩論後只許李先哲按律備邊司啓曰以王法言之則附賊之徒雖逐人而誅之猶未足以快神人之憤况如先哲者自初至終助成兇賊之勢臺臣請誅固其宜也但念當初事自有勲賞之言而此輩殺賊出於窮蹙之後故益獻守白則略加一資先哲則免死而已今若論先哲之罪依律處置則非徒有乖於事日本意恐人人自疑不無驚懼逋竄各自逃生之患先哲依前傳教特賞其死似當大抵大亂之餘必有鎮定之舉然後遠邇聞者俱知朝廷德意所在恐不可以一切之法繩之從之○上御資政殿引見都元帥張晚

曰西關民力今至十分地頭耶晚對曰寧邊一府可謂殘破而平安一道則不

至此耳

上曰官庫想必蕩然矣晚曰兩經一路官庫軍器蕩盡無遺而民間

則不然為賊所掠者只馬匹而已上曰終始從賊者何地人耶晚曰關西之卒到慈山逃來者四千人及黃州之戰湖南兵亦幾盡逃出其屬於營下及恒怯未得出來者若干而已又曰南方從征之士雖未準朔皆為放遣宜以海西軍兵分番防秋以休南民之力也李敏求金起宗俱以臣之從事規畫軍務其才足用試以贊畫之任則必能有所裨益金時讓以副察從事同處謀事亦是

可用之才也 上曰金起宗子未嘗見之矣至於李敏求金時讓則朝廷亦知其可用矣晚曰柳彝懋李慎李允緒李珣等領兵四千一時逃來賊勢自此漸挫金孝信擊斬康綽率兵歸臣此輩之功不可不酬 上曰未得首級而來錄勳則不可矣晚曰今番變亂文臣多効力者丁好恕鄭文翼等事誠為可嘉都事金摺初以監司之令出往三縣聞平壤將被圍即馳入曰願與公同死戰場黃州判官鄭良弼一夜之內輸運軍糧六百餘石于軍前其効力如此倘非此等何以成功 上曰曾聞鄭良弼之善治臨亂乃能如此晚曰且崔德燮以病落後非為歸順而來即欲斬之而恐沮他人歸附之路賊敗之後始為行刑似當施緣坐之律而或有異議何以處之 上曰然則緣坐可矣晚曰近來武將輩多有疑懼之心不得自安惟當誠心待之俾無疑阻可也 上曰予亦欲如此諸將之被誣告者予皆不信至於賊适少不猜疑而渠自負子耳晚曰臣與李時發終始同事定策討平之功固無輕重而賜銀之命獨及於臣不及於時發請以臣之所受分與之 上曰可以別賜何必分與 上謂承旨曰今番討賊時有功勞人令該曹收用南應敏初以為妖言而罪之以今見之所言有驗亦令除職○甲寅憲府啓曰 大駕還都之後因大臣啓辭間閭間推徵偷失

物件者一切勿問雖附賊之徒跡涉可疑則並皆疏放以安都民之心而近日士大夫家不體朝家盛意請囑捕盜廳囚繫滿獄搜括人家勒奪財物怨聲盈路請捕盜大將並推考罪入之不敢擅離配所國法至嚴金山郡守沈廷和尹伸之妻甥也伸之自南海逃入京城自京城逃還也皆接置衙舍周其行資伸之往還行色異常廷和非知之而乃敢容接如此其罪大矣請命拿鞫○後之○以李敏求為慶尚道觀察使備局薦其可用也以李炯為藝文館檢閱○梟示李戣李介同金連生鄭承吉黃津安崇憲金仲祥金仁立安宗吉戣梅之妻父介同遠之子也津以迺軍官終始作逆崇憲迎賊中路連生承吉以備局使令傳送賊傳令於原州等官仲祥仁立以美負造給旗幟且指糧餉所在宗吉為賊召募情狀皆敗露故鞫廳啓請誅之○梟示碩弼妻父林碩謙於驪州

仁祖大王實錄卷之四

(B)
732.55
4724
[v.18]
no.4
0205254

昭和六年六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六年六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8]
no.4